



文
冊三冊四冊五冊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99
10



文庫 11
D 99
10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洲校梓

記

鄧州新倉記

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武勝一軍雄視南服重兵所宿兼倍諸道故廩庾之積尤為吾州之大政今漆水公之鎮是邦也至之日即以新倉為事度材於山賦庸於兵心計手授百堵皆作蓋經始於至大六年之八月而斷手於八年之四月文石既具子為我記之某以為天下之謀食者莫勞於農而莫不害於農農之力至於今極矣叱牛而耕曝背而耘一人之勞不能給二人之食水旱霜雹螟蝗蝥賊凡害於稼者不論也用兵以來調度百出常賦所輸皆剝瘼之民終歲勤動不

陽泉山莊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柳田氏之印

48-11883

010190549394

得以養其父母妻子而以之佐軍興者兵則恃農而戰農則恃兵而耕朝廷旰食宵衣惟穀之恤勸農冠蓋相望於道廩人之制非不具備而有司或不能奉承精粗之不齊陳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簿領之不一收貯之不謹啟閉之不時訶禁之不嚴檢察之不恆冒濫之不究請託之不絕一隙所開百姦乘之百家之所斂不足以給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入不足以補風雨之所敗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時然且不可況道殣相望之後乎然則有能爲國家重民食而謹軍賦者業文之士宜喜聞而樂道之也惟公爲徐爲陝爲鳳翔爲京兆爲洛陽盡力民事二十年於茲知民之所難知戰之所資知廢政之不可不舉知積弊之不可不去是役也易腐敗爲堅整廣狹陋爲宏敞增卑溼爲爽塏導壅蔽爲開廓環以複垣

鍵以重扃圭撮有經新陳有次嘆曝有所檢視有具出入有籍巡衛有卒條畫周密截若畫一萬箱踵來千倉日盈陳陳相因如岡如陵望之巍然有以增金城湯池之重京師仰給於是乎張本某屬吏也知公爲詳故并著其設施如此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武騎尉賜緋魚袋元某記

南陽縣令題名記

爲縣難爲南陽尤難由漢以來千百年居是邦者不知其幾何人獨召杜有父母之稱其餘則有問姓名而不知者可謂尤難矣自功利之說行王伯之辨興墮窳者得以容其姦而振厲者無以盡其力蓋嘗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與夫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理誠有之然唐虞之際司空則平水土后稷教民稼

稽司徒則敬敷五教在寬士明於五刑虞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伯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君臣相勅率作興事必於成而後已謂之不計其功也而可乎漢宣帝之治樞機密而品式具上下相安莫敢苟且政平訟理固出於良二千石德讓之風至於摘奸伏擊豪右敢悍精敏書書雋使如刃之發於剛者亦多矣三代之民治漢之民亦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嗚呼道喪久矣召杜之政豈人人能之唯稍自振厲不入於墮窳斯可矣若夫碌碌自保寂寥而無所聞去之日使人聞姓名而不能知雖居是邦謂之未嘗居是邦可也年月日某記

吏部掾屬題名記

吏部爲六曹之冠自前世號爲前行官屬府史由中後行而

進者皆以爲榮焉國朝故事掾屬之分有左右選右選之在吏曹者往往至公卿達官然不能終更者亦時有之古人以爲吏猶賈然賈有賢有愚賢賈之取廉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愚賈之求無紀極舉身以徇貨反爲所累者多矣此取善喻者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隸遇佐史甚者先以機詐待之廉恥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成實坐於此夫以天下銓綜之繫與夫公卿達官之所自出乃今以徒隸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乃錄南幸以來名姓凡若干人刻之石孰善孰惡孰由此而達孰由此而敗觀者當自知之得以監焉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脩官元某記

警巡院解署記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來無復其舊車駕南渡百司之治往往以民居爲之如兩警院之繁劇緊要者亦無定所焉夏津宋侯之領右院也以爲吾之職有前世長安洛陽令之重其權則又右內史之所分乃今僑寓於編戶細民之間余也不敏就得以倥偬爲辭後之君子奚賴焉陛級之不崇何以示民寢處之不飾何以待賢貴賤無章上下混淆則又非所以謹官常而侈上命也乃以故事請於縣官久之得故教授位於樂善坊之東教官廢久屋爲民居罅漏衰傾風雨弗庇侯以暇時易而新之治有廳事寢有堂奧廚庫井廡以次成列外周以垣內鍵以門不私困不公滯蓋百日而後成卽以其事屬余記之竊嘗謂治人者食於人勞其心者逸其身於此有人焉朝夕從事使斯民也皆得其所欲安民安矣至於吾

身之所以安則謂之私而不敢爲夫豈人情也哉履屐之間可以用極鼓鐘之末可以觀政若曰此猶傳舍耳不足用心於其間君子以爲不智可也故予樂爲書之侯名九嘉字飛卿擢進士甲科文采風流昭映一時歷高陵三水藍田扶風四縣令皆有能聲云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脩官元某記

創開滹水渠堰記

州倅定襄李侯介於教官劉浚明之浹以滹水新渠記爲請曰滹水之源出於鴈門東山之三泉過繁時遂爲大川放而出忻口並北山而東去僕所居橫山爲不達上世以來知水利可興故嘗興之由宋介朱氏而下凡三人焉介朱正邨人家有賜田百頃因以雄吾鄉役家之僮奴欲從忻口分支流

爲渠鄉之人以是家公爲較固之計莫有助之者且媻笑之
因自沮而罷大定戊子無畏莊信武喬公號稱十萬喬氏者
度其財力易於興造復以渠爲事開及日陽里農民以盜水
致訟有避罪而就死者事出於曖昧甲乙鈎連無從開釋役
夫散歸至以水田爲諱承安中吾里齊全羨率鄉曲大家按
喬公故迹欲終成之而竟亦不成僕不自度量以先廣威嘗
與齊其事思卒前業賴縣豪傑鄉父兄子弟仗助之歷二年
之久僅有所立蓋經始於壬寅之八月起湯頭嶺西之北邨
上下逾六十里經建安口乃合流又明年之三月旣望合鄉
人豫議洎執役者置酒張樂以落之老幼欣快驩呼動地出
平昔所望之外宜有文辭以垂示永久幸吾子留意焉余以
爲立功立事必天時人事合而後可然繫於人事者爲尤多

曩余官西南鄧之屬邑多水田業戶餘三萬家長溝大堰率
因故蹟而增築之而其用力有不可勝言者試一二攷之夫
水在天壤間爲至平且善利萬物而不爭有餘者損之不足
者補之時乃天之道兼并之家力足以制單貧而賄足以侮
文法身私九里之潤人無一溉之益者多矣以至平爲不平
不爭爲必爭補有餘損不足傷水之性逆天之道覆車之轍
前後相接田野細民有敢復與大豪共公者乎矧夫非大變
之後無不爭之田非婁豐之年無供役之食事艱於慮始人
習於惡勞賢否異情理難吻合彼已分利孰爲綱維故雖有
萬折必東之心而終屈於七遇皆北之勢使臨之以公上之
命且無望於必成況創始於鄉社二三之議乎有其時而乏
其人有其人而無其志力不前勝事必後艱大哉志乎唯強

也故能立天下之懦唯堅也故能易天下之難由是而充之
關輔之三白襄樊之黔蘆皆此物也故嘗謂江鄉澤國巧於
用水凡可以取利者無不盡舉錘投袂隨爲豐年今何胡州
郡非無川澤而人不知有川澤捐可居之食失當乘之機如
愚賈操金昧於貿遷之術旱暵爲虐乃無以療之求象龍候
商羊坐爲焚炷暴巫禳禱家之所誤搏手困窮咎將誰執方
新渠之成也余往觀焉流波汙汙淨淥盈溝若大有力者擁
之而前農事奮興坐享豐潤禾麻菽麥鬱鬱彌望計所收拾
如有以相之夫孤倡而合眾力一善而兼萬夫暫勞而有亾
窮之利若李侯者其可謂有志之士矣雖然水利之在吾州
者非特滹河而已也出東門一舍少折而南由三霍而東盡
南邢之西其間無片邑無聚落無一壟特沮洳之澤而已誠

能引牧馬之水以合三會於蒙山之麓隄障有所出內有限
纔費數千人之功平湖渺然當倍晉溪之十惜無大農尺一
之版使扁舟落吾手中耳因記侯興建始末慨然有感於中
故兼及之侯名子成先廣威用承直郎蔭當補官州牒已上
吏曹矣而新令限至朝請大夫者乃係班廣威請登聞鼓院
自陳道陵從之豫供奉者四百二十八人仕至蠡州酒務使李
侯所謂是以似之者歟年月日記

市隱齋記

吾友李生爲予言予游長安舍於婁公所婁隱者也居長安
市三十年矣家有小齋號曰市隱往來大夫士多爲之賦詩
渠欲得君作記君其以我故爲之予曰若知隱乎夫隱自閉
之義也古之人隱於農於工於商於醫卜於屠釣至於博徒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三
賣漿抱關吏酒家保無乎不在非特淡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後爲隱前人所以有大小隱之辨者謂初機之士信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以山林爲小隱能定能應不爲物誘出處一致喧寂兩忘故以朝市爲大隱耳以予觀之小隱於山林則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隱也自山人索高價之後欺松桂而誘雲壑者多矣況朝市乎今夫乾沒氏之屬脅肩以入市疊足以登隴斷利觜長距爭捷求售以與傭兒販夫血戰於錐刀之下懸羊頭賣狗脯盜跖行伯夷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敢問婁之所以隱柰何曰鬻書以爲食取足而已不害其爲廉以詩酒游諸公間取和而已不害其爲高夫廉與高固古人所以隱也子何疑焉予曰子得之矣子爲子記之雖然子於此猶有未滿焉者請以韓伯休之事終

其說伯休賣藥都市藥不二價一女子買藥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怒曰子韓伯休邪何乃不二價乃嘆曰我本逃名乃今爲兒女子所知棄藥徑去終身不返夫婁公固隱者也而自閉之義無乃與伯休異乎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奚以此爲哉子意大夫士之愛公者強爲之名耳非公意也君歸試以吾言問之貞祐丙子十二月日河東元某記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晉溪神曰昭濟祠曰惠遠自宋以來云然然晉祠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濟主之名實之紊久矣不必置論蓋魏齊而下晉陽有北門之重山川盤結士馬強盛天下名藩巨鎮無有出其右者此水去城纔跬步間耳山之麓出兩大泉噴薄湍

遺山先生集卷三十三
一
駛流不數步遂可以載舟楫匯爲巨陂派爲通渠稻塍蓮蕩
延袤百餘里望之令人渺焉有吳兒洲渚之想若濟源之清
曠蘇門之古澹濟南之秀潤以知水者言之皆吾餘波之所
及也太平興國初漢入於宋城闕雖毀而風物故在旁近之
民擅灌溉之利春祈秋報唯神之爲歸割牲醴酒日月不絕
宮庭靖淡丹碧紛耀遺臺老樹朱樓畫舫承平游覽之盛予
兒時尙及見之廟舊有殿有別殿有廊廡有門貞祐之兵迄
今三十年雖不盡廢而腐敗故暗極矣創罷之人迫於調度
故未暇補葺父老過之有潸然出涕者南北路驛使寶坻高
侯天輔憫外門之頽毀也力爲新之起於辛丑之正月而成
於其年之七月請予記之予謂昭濟廟之在吾晉有決不能
廢者然其廢而興之則存乎人焉爾夫一門之役固不可謂

之全功異時有以全功自任者安知其不自高侯發之是可
紀也故樂爲之書明年五月吉日新興元某記

順天府營建記

清苑置於隋開皇末歷唐五代爲鄭州屬縣宋境與遼接故
改爲保塞重兵所宿常倍高陽諸戍金朝旣都燕陞縣爲州
州仍以保名縣則復清苑之號且置順天節度一軍太行諸
山東走遼屬盤礴偃塞挾大川以入於海而州居襟抱之下
壁壘崇峻民物繁夥輦轂而南取爲雄鎮貞祐初中夏受兵
遂例有覆隍之變今萬戶張侯德剛之起定興也初保西山
之東流塌肆經畧苗公綏功至永定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
監及苗公爲其副賈瑀所害侯慷慨憤發期必報瑀會麾下
何伯祥獻苗公符節卽推侯爲長事聞興定戊寅五月以侯

留守中都行元帥府事國兵由紫荆而下侯率所部陳於狼牙嶺馬跌爲所執大帥以侯骫骳無所屈義而釋之且復舊職侯招降旁郡威信並著遂下雄易安保諸州留戍滿城西山豪傑皆授印號爲部曲兵勢大振滿城隘狹有不能容者歲丁亥乃移軍順天以遏信安行剽之黨時順天爲蕪城者十五年矣侯起堂使宅之故基將留居之隨爲水軍所焚侯曰盜所以來揣我無固志耳堂復成吾且不歸矣於是立前鋒左右中翼四營以安戰士置行幕荒穢中披荆棘拾瓦礫力以營建爲事適衣冠北渡得大名毛居節正卿知其材幹強敏足任倚辦署爲幕府計議官兼領眾役侯心計手授具有成筭正卿悅於見知勞不言倦底蘊旣展百廢具興承平時州民以井泉鹹鹵不可飲食爲病滿城之東有南北泉南

曰雞距以形似言北曰一畝以輪廣言宋十八塘灤發源於此二泉合流由城外濠出爲減水口侯顧而嘆曰水限吾州跬步間耳奇貨可居乃棄之空虛無用之地吾能指使之則井泉有甘冽之變溝澮流惡又餘波之所及也乃度地之勢作爲新渠鑿西城以入水水循市東行由古清苑幾百舉武而北別爲東流壘及東城又折而西雙流交貫由北水門而出水之占城中者什之四淵縣舒徐青綠彌望爲柳塘爲西溪爲南湖爲北潭爲雲錦口當夏秋之交荷芰如繡水禽容與飛鳴下上若與游人共樂而不能去舟行其中投網可以得魚風雨鞍馬間令人渺焉有吳兒洲渚之想由是營守備以甲乙次第之則爲北衙爲南宅宅侯所居工材皆不資於官役夫則以南征生口爲之至別第悉然爲南樓因保塞故

堞而爲之位置高敞可以盡一州之勝西望邯山如見吳嶽於沂水之上青壁千仞顏行而前肩駢指比歷歷可數濃淡覆露變態百出信爲燕趙之奇觀也爲驛舍爲將佐諸第爲經歷司爲倉庫爲芻蕘場爲商稅務爲祇供所爲藥局爲傳舍煖室爲馬院市陌紆曲者侯所甚惡必裁正之爲坊十增於舊者七曰雞泉吳澤懋遷歸厚循理遷善由義富民歸義興文爲橋十而起樓者四西曰來青北曰浮空南曰薰風東曰分潮爲水門二西曰通津北曰朝宗爲譙樓四北曰拱極南曰蠡吾西曰常山東曰碣石爲廟學一增築堂廡三倍其初爲佛宇十五曰棲隱鴻福天寧興國志法洪濟報恩普濟大雲崇巖天王興福清安淨土永寧大悲閣一由棲隱而下創者四而十一復其舊規制宏麗初若不經毀者獨大悲出

侯新意尤爲殊勝金碧爛然高出空際唯燕中仁王佛壇成於國力可等而上之耳爲道院十一曰神霄天慶清寧洞元玄武全真朝元玄真清口朝真得一創者九而復其舊者二爲神祠四曰三皇岱宗武安城隍爲酒館二曰浮香金臺亭榭皆水中爲樂棚二爲園囿者四西曰種香北曰芳潤南曰雪香東曰壽春城內外爲水體者四水旣出朝宗門又將引蒲水爲稻田於西南波乃合九龍之末流患其淺漫而不能載舟也爲之十里一起閘以便往來每閘所在亦皆有灌溉之利焉城居旣有定屬卽聽民築屋四關以復州制近而四郊周泊千里完保聚植桑棗樹藝之事人有定數歲有成課屬吏實任其責攬轡問涂駸駸乎齊魏之富矣庚戌秋七月子過順天佐副元帥賈輔良佐授侯經度之事請記之於石

曰始吾城無寸甃尺楹之舊而吾侯決意立之民則新造而未集寇則暫潰而復合以戰以守日不暇給自常情度之不牽於道旁築舍之戒則必安於聚廬託處之陋矣侯仁以繼絕義以立懦信以一異智以乘時技合力并故能事之穎脫如此夫立城市營居室前人良政見於經於史於歌詠於金石者多今屬筆於子其有意乎子因爲言自子來河朔雅聞侯名人謂其文武志膽可爲當代侯伯之冠起行陣間不十五年取萬戶侯金虎符如揆囊中物統城三十制詔以州爲府別自爲一道并控關陝汴洛淮泗之重將佐喬惟忠孝先而下賜金銀符者十數人光大震耀當世莫及夫佩金紫秉節鉞書旂常著鐘鼎古人之所重奔馳角逐筋疲力涸有不敢望者侯則顧盼嘖呻而得之況乎土木之計力有可成者

豈不遊刃恢恢有餘地哉古有之強可以作氣堅可以立志唯強也故能舉天下之已廢唯堅也故能成天下之至難非侯何以當之是可書也已雖然端本者必以正其末謹始者必以善其後侯人豪也顧豈以城恆山池滹沱空大茂之林以爲楹盡枹陽之石以爲礎然後爲快歟吾意其必以行次之智移之於利物作室之志充之以立政寬庸調以資墾闢薄征斂以業單貧黜功利以厚基本尊文儒以變風俗率輕典以致忠愛崇儉素以養後福蓋公清淨之化寇君愛利之實於是乎張本子雖老矣如獲見其成尙能爲侯屢書之

邢州新石橋記

州北郭有三水焉其一潦水其一曰達活泉父老傳爲佛圖澄卓錫而出達活不知何義非訛傳則武鄉羯人之遺語也

其一日野狐泉亦傳有妖狐穴於此潦水由枯港行並城二三里所稍折而東去爲蔡水喪亂以來水散流得邨墟往來取疾之道潰隄口而出突入北郭泥淖彌望冬旦不涸二泉與港水舊由三橋而行中橋古石梁也淤墊旣久無跡可尋數年以來常架木以過二泉規制儉狹隨作隨壞行者病涉久矣兩安撫張君耘夫劉君才卿思欲爲經久計詢訪耆舊行視地脈久乃得之經度旣定言於宣使宣使亦以爲然乃命里人郭生立準計工鎮撫李質董其事分畫溝渠三水各有歸宿果得故石梁於埋沒之下凡石堅整與始構無異堤口旣完潦水不得騁附南橋而行石梁引二泉分流東注合於柳公泉之右遠路平直往來憧憧無褻裳濡足之患凡役工四百有畸纔四旬而成擇可勞而勞因所利而利是可紀

也嘗謂古人以慮始爲難改作爲重重以惡勞而好逸安卑而習陋此天下之能事無所望於後世也歟且以二君之事言之有一國之政有一邑之政大綱小紀無非政也夏官之屬曰司險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僖公春新作南門傳謂啟塞有時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謂之塞開閉不可一日而闕特隨其壞而治之脩飾南門非閉塞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是則道橋之爲政不亦甚重已乎子路治蒲溝洫澗治孔子以恭敬而信許之子產以所乘輿濟人溱洧之上孟軻氏至以爲惠而不知爲政若二君者謂不知啟閉之急與不知爲政可乎雖然此邦之無政有年矣禁民政也作新民亦政也禁民所以使之遷善而遠罪作新民所以使之移風而易俗賢王付畀者如此二君之奉承者

亦如此猶之陋巷有敗屋焉得善居室者居之必將正方隅
謹位置修治杞梓崇峻堂構以爲子孫無窮之傳豈止補苴
罅漏支柱衰傾而已乎僕知石梁之役特此邦百廢之一耳
異時過高明之壤當舉酒落之二君勉哉

臨錦堂記

燕城自唐季及遼爲名都金朝貞元迄大安又以天下之力
培植之風土爲人氣所移物產豐潤與趙魏無異六飛既南
禁鑰隨廢比焦土之變其物華天寶所以濟宮掖之勝者固
以散落於人間矣御苑之西有地焉渙寂古澹有人外之趣
稍增築之則可以坐得西山之起伏幕府從事劉公子裁其
西北隅爲小圃引金溝之水渠而沼之竹樹蔥蒨行步棊列
嘉花珍果靈峯玉湖往往而在焉堂於其中名之曰臨錦癸

卯八月公子觴予此堂坐客皆天下之選酒半公子請予爲
堂作記并志雅集予亦聞去秋堂之南來禽再華騷人詞客
多爲作樂府歌詩以記其異名章雋語傳播海內夫營建之
盛游觀之美以今日較之十倍於臨錦者抑多矣而臨錦獨
以名天下何邪蓋劉公子出貴家春秋鼎盛志得意滿時輩
莫敢與抗乃能折節下士敦布衣之好以相期於文字間境
用人勝果不虛語河朔版蕩以來公宮侯第曲室便房止以
貯管絃列姬侍深閉固拒敕外內不得通其不爲風俗所移
者纔一二見耳異時有嚮儒術通賓客置鄭莊之驛授相如
之間以復承平故事者予知其自臨錦主人發之故樂爲之
書

馬侯孝思堂記

天地立人聖人立名教天大地大而孝亦大孔子作經師弟子之問荅必以因心爲言謂孝與生俱生生則嬰兒慕壯則五十慕五十而慕者則終身而慕不幸而至大故焄蒿悽愴蓼莪所述始於鞠育顧復卒至於昊天罔極吾知頃步而忘其親者直無父之人耳天山馬侯作孝思堂請予爲記予以爲孝子之念其親無乎不在君獨以名其堂者其必有說歟馬侯涕泗言曰吾先人恆州府君以習諸部譯語且通其字書仕爲都省掾屬凡使者騁報麗夏吾先人卒在行中忠信爲貴人所保任積十數年之久乃爲朝廷所知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幕職內城之役被命經度復以勞遷鳳翔路都總管判官平日教語諸子以爲吾家始於狄道被俘則有全活之賜遼東占籍則有拊存之賜象胥之任銓選有常又不次

遷擢之主恩天大無從報稱唯有盡此身以荅萬分耳精誠激烈有如白日造次顛沛無念不在果能以千載事自任持忠入地與古烈丈夫並游諸孤無所似肖其以孝思名所居者欲吾子孫不忘先人之故爲無窮之傳耳予太息曰有是哉古人有言不孝則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是故爲百行之本先恆州忠義奮發無媿千古贈典之追崇褒忠之豫享其必有以得之聞諸朝著舊人公之教子也嚴以法其撫育孤甥也恩以備今諸子布列府寺悉有事功之望其甥則材量宏博庶幾能成外家之宅相者蓋恆州純孝天至以父事君就諸子及其甥觀其身教之實既有成效矣諸孫雖不迨事王父母其生長見聞寧不以忠臣孝子之門高自表見乎經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登

斯堂也雖在於塗之人聞恆州之風亦必有興起者又豈特馬氏孫息而已哉於是乎書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致樂堂記

癸丑之夏予以事來故都進士新城王惇甫溫陽張無咎謂予言武川賈仲德仲溫貪慕高誼久欲奉杖履致師賓之敬日者以守義輩爲介吾子旣惠顧之矣仲德故家世淳厚兄弟力供子職所以事其母者滫瀡脂膏醪醴乳藥無不給昏定晨省寒溫燥溼無不戒故賈氏以謹厚稱燕中比年以來仲溫者又能歲授一經孝經語孟以次卒業駸駸乎行己之學非但涉獵之而已事母旣孝而事其兄惟謹友愛弟者甚篤閨門雍睦中表以爲法母氏春秋高而神明未衰弄孫之外尙能眎諸婦補紉歲時顯壽言笑晏晏諸福備具方來而

未艾也與之共學者因以致樂名其堂取養則致其樂者堂未有記幸吾子終教之子謝曰僕也衰謬顧何以荅盛意雖然嘗聞之師致樂云者所以卜孝者之淺深懼其乍出乍入若存若亾使之時自省察焉耳蓋親之於其子子之於其親一體而分也遠遠相通也憂患相感也猶草之有實木之有根心也天地間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與生俱生於襁褓於膝下於成童至於終身焉雖僻居四無人聲之鄉疾痛困苦必呼親而訴之不謂之根於心成於性而可乎故有淡愛者斯有和氣氣和矣斯有愉色色愉矣斯有婉容恬恃之下託二天以爲庇日爲無聲之樂之所感發鼓舞動蕩喜不自任老萊子衣爛斑之衣弄鳥雀於親側非矯飾也惟聖人有因心之教然亦不能教人以性之所無有者要必就其材而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三
封殖之使有日新之功省察之說其憂天下後世不既懇切
至到矣乎子行天下四方惟燕析木之分風土完厚有唐三
百年雅俗之舊而不爲遼霄之所變遷是以敦龐耆艾之士
眎他郡國爲尤多至於子弟秀民往往以橫經問道爲事若
之子者皆是也是家不階於儒素之業不漸於教育之化乃
能自樹立如此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尙庶幾焉然則
名堂之意殆惇甫無咎愛人以德而然耳故子樂爲記之嗚
呼昊天罔極父母之德也白駒過隙父母之年也人子之情
曷維其已言不稱老禮別自尊之嫌我獨何害詩存終養之
慕故性牢不加於菽水三釜無羨乎萬鐘古人所以願爲兄
之日長而惜報劉之日短也子曾子有言曰君子有三樂有
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有親可事是則有親可事者何其幸

歎樂哉斯堂吾於是乎有感五月望日河東人元某記

李參軍友山亭記

由龍門而東其北爲轅轅南爲穎谷轅轅崧高在焉穎谷穎
水在焉南北道合爲告成告成維天地之中測景臺在焉又
東爲陽翟連延二百里間少室大箕大陘大熊大茂具茨在
焉爲山者九而崧高以峻極爲嶽嶽有鎮有輔輔與鎮大率
皆崧高絡脈之所分去也近代以陽翟爲鈞之州治九山環
列潁水中貫景氣清澄淑覽高曠豫州諸郡莫與爲比自昔
號爲東望唐人陳寬記穎亭所見以爲雲煙草樹濃淡覆露
望之使人意遠超然如萬里之鶴唯此地可以當之市南
之西有宅一區竹木瀟灑迴若塵外鎮人李參軍麟居之築
亭其中以攬九山之勝心之所存目之所見唯山之爲歸故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一
以友山名之庚戌之夏自汴梁來請記於予疑而問焉參軍者復於子曰麟故大家由王父以來以好事名鄉里家鎮之闡闡中而庭宇高敞如素封之侯居有竹里有堂曰清閼堂承旨世杰張都漕仲淹李都司之純李治中彥明禮部閑閑趙公翰墨故在一時名勝若公卿達官每車騎過門吾先人必盛爲具館之或苛留至旬浹管弦絲竹雜以棊槩之戲窮日竟夕而後已客亦愛主人之賢而不能去也貞祐初麟避兵南渡河僑寓此州樂其風土遂有終焉之志未幾州廢二十年之間雖城郭粗立財有殘民數百家而已麟老矣遭離喪亂轉徙半天下僅得復來時移物換滋淡華表之感其特用自慰者賴吾九山在耳古有之厭於動者趨靜困於智者歸仁夫仁與智固聖人示愚者以養福之域也吾九山之志

一水一石皆崑閭間物顧揖所不暇稱喻所不能盡愚獨以爲巖巖青峙壁立千仞如端人神士朗出天外雲興霞蔚光彩溢目施文章鉅金玉淵海漠焉而無情默焉而意已傳又似夫水會瀾飲隱几而坐忘者極古今取友豈復加於此媿珠玉在側無以稱副之耳麟無所以業無可致賓客清閼之業埽地而盡惟人將拒我是懼其敢以三損速戾五交賈釁自附於王丹朱穆劉孝標之後褰裳裹足遠引高蹈以與麋鹿同羣而游乎子笑之曰有是哉子向所疑釋然矣子歸幸多問草堂之靈參軍固佳士而封彫正方移文以謝逋客君乃與之進初不以欺松桂誘雲壑而爲嫌紫雲仙季能無少望乎何金衣招隱之書之來之暮也年月日記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誦風校梓

記

王無競題名記

安陽王尚書無競天眷中以文章顯於吳蔡諸公間凡燕遼
汴梁宮殿題榜如大安大慶應天承天之等皆其筆也興定
中閑閑趙公爲禮部下蔡州取顏魯公道遙樓額入京師予
因問公無競大字何如逍遙閑言字有真行大小之不一
人鮮能兼之無競他書未必便過前人至有尋丈大字盤之
筆勢如作小楷自當爲古今第一殆天機所到非學能也乙
巳秋予與梁辨疑李輔之武伯佐游崞山祠因得無競崞山
神三字聞之伯佐南中王氏國初以好客名河東朱少章姚

仲純勝秀穎趙光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門叔通後歷臺閣高氏子姪名行中者不遠數千里走書幣求爲其父濟叔晦叔墓碣銘殆無競以叔通故爲書之邪不然邊鄙荒陋時無貴仕者何以致此哉自明昌已後縣多名進士如劉洗馬子安樂少尹仲容胥莘公和之張大與信之楊大參叔玉王監使正之皆嘗於祠下何獨無一言及無競此書使州里知之爲希代之寶在吾河東祠廟爲第一手邪予恐多故之際神筆寶墨有意外不測之變雖百悔不可及乃託好事者使刻之石以傳不朽八月十有一日新興元某題記

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

東平賈氏自真定三祖始見譜謀始祖曰鎮州都督法曹諒再世爲大理少卿瑾次爲司封員外郎贈尙書杓次爲給事

中史館脩撰中書舍人右丞緯參贈尙書令太師魯國公葬獲鹿西北三十里之牛山翰林學士陶穀碑銘在焉次爲左正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贈尙書左丞琰卽給事中之第五子也次爲殿中丞贈工部侍郎汾汾之昆弟六歲神童十六擢進士第參知政事致仕黃仲次爲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管州昌齡弟魏國文元公判都省昌朝卽工部汾之兄而著作郎贈太師注之子也次爲宣奉大夫知饒州蕃蕃卽太常昌齡之第三子而朝散大夫常之兄也常行第四左丞益謙出此房次爲光祿大夫知鄆州公直知饒州蕃之子范丞相希文之外孫致仕於鄆因而家焉次爲知滄州君文大觀中武舉第一人策問選將以仁智勇對其說彙二千言次爲顯謨閣直學士尙書戶部侍郎偉節嘗著勸弟姪脩進書與滄

州君文皆鄆州公直之子也次爲都水內監使者洵滄州之
長子宋末奏補金朝初出官次爲廕補贈明威將軍棣次爲
山東東路按察司知事炤明昌五年經義進士嗜古學尚友
嚴子陵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號四友居士故詩有高風希
四友古學守三玄之句卽今東平河倉提領起之父也自法
曹而下有言行文筆見於記錄者魏國文元公戒子孫文二
首仁宗朝議裁減浮費文元建言將相戚里之家多占六軍
耗縣官衣糧而爲私門奴隸在京不啻數千人浮費可減孰
此爲急朝議是之仁宗朝戚里之家兄弟補邊多不聽許仁
宗以語文元文元對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今陛下重
惜爵賞不冝輕授非惟示天下以公抑亦保全外家之福也
太平興國寺災文元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

意蓋有所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重民力之意上從
之康定間劉平爲元昊所得邊吏告以降敵議收其族文元
時爲御史建言漢殺李陵母妻陵不能歸而漢有後悔真宗
撫王繼忠家而其後竟賴其力事固未可知今收其族恐貽
後日之悔上從其言而止慶厯四年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
文元言自古將帥被執而歸多貰其死上從之都水君知邳
州州新去湯火殺僂之餘盡爲俘虜故州有戶曹而無籍民
君建白都統府願出金帛贖生口由臧獲而良者凡七百三
十餘人州有籍民始於此皇統中改陝西轉運使適歲饑民
無所於糴君拜章乞振貸未報而民益急君輒開倉救餓者
坐專擅奪四官降刺石州旣而改內監督燕都十三門之役
郡眾聚居病疫所起君出已俸市醫藥有物故者又爲買棺

以葬之某不敏常被省檄登左丞公之門公嘗由諫議大夫出刺寧化不半歲政成州人爲立生祠祠喪亂後故在也大安初知河中有旨宣諭河東南北百姓艱食而絳解尤甚朕以卿朝廷舊臣夙著德望可兼南北路安撫句當仍以便宜許之公至鎮移他州餘粟以活饑民汾晉受兵游騎已及晉安公命老幼婦女乘城悉兵東下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游騎爲之宵遁晉安獻牛酒犒師而還官吏請曰吾州兵力單寡自救不暇公乃往援晉安設吾州有警何以備之公笑曰君未之思耳吾救晉安所以守河中正大初公致政間居鄭下哀宗卽位史官乞因宣宗實錄遂及衛紹王初虎賊弑逆乃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衛謂王失道天命絕之虎實無罪且於主上有推戴之功獨張左相信甫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

文帝誅傅亮謝晦故事章奏不報爾後舉朝以大安崇慶爲諱及是朝議謂公大安中參知政事宜知衛王事乃遣編脩官一人就訪之公知其旨謂某言我聞海陵被弑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得美仕史臣因誣其淫毒驚狼遺笑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耶衛王勤儉重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論偉之某初及公門三往而後見及見頗賜顏色問及時事輒一二言之若有當于公之心者公移坐就之以至接膝留連二十許日某獻詩云黃閣歸來履舄輕天將五福畀康寧四朝人物推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經帝城百里瞻依近長傍弧南候極星公荅云見說才名自妙年多慙政府舊妨賢物華天

寶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漢廷書在子
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天宮又敕諸子賢卿
臺掾翔卿閣門凡某京師用物月爲供給之其曲相獎借如
此某北渡後獲從公從孫河倉提領起游起字顯之少日爲
名進士資稟信厚生長見聞藹然有名門之舊仕東平行臺
歷平陰簿提領堂邑歲課提點河倉惠養疲民歡謠載路某
嘗以三口號紀之云今年堂邑有清官三尺兒童也喜歡縣
帖追來不驚擾丁絲納去得餘殘休言清慎少人知三十年
來更數誰今代取魚須密網東州新有放生池三歲終更舊
有期吏民安習枉遷移平陰奪得來堂邑卻是行臺未盡知
壬子冬十月自真定來東原顯之以此本見示且徵後記某
以賈宗名德相望奕葉公輔宋以來文士極口稱道如蔡內

翰君謨王臨川學易劉先生之哀挽屏山李君之純故人外
傳過賈侯故居及上賈明府求易說等二詩具在尙何待不
腆之文雖然某以晚進小生辱大賢特達之遇且於顯之有
通家之舊使公家名德懿範不自於後世概之門生故吏之
義不亦甚闕乎謹述家傳所未載者三數條如右冬至日河
東人元某斂衽書

校笠澤叢書後記

右叢書子家舊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紙番複寫元光間應
辭科時買於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曾校定塗抹稠疊殆不可
讀此本得於閩內翰子秀家比唐本有春寒賦拾遺詩天隨
子傳而無顏蕤後引其間脫遺有至數十字者二本相訂正
乃爲完書向在內鄉信之仲經嘗約子合二本爲一因循至

遺山先生集卷三十四
今蓋八年而後卒業然所費日力纔一旦暮耳嗚呼學之不自力如此哉惜一日之功爲積年之負不獨此一事也此學之所以不至歟按龜蒙詩文如叢書與松陵集子俱曾熟讀龜蒙高士也學旣博瞻而才亦峻潔故其成就卓然爲一家然識者尙恨其多憤激之辭而少敦厚之義若自憐賦江湖散人歌之類不可一二數標置太高分別太甚鏗刻太苦譏罵太過唯其無所遇合至窮悴無聊賴以死故鬱鬱之氣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面折庭爭埋輪叩馬則奮髯抵几以柱後惠文從事矣何中和之治之望哉宋儒謂唐人工於文章而昧於聞道其大較然非獨一龜蒙也至其自述云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轍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之造平淡而後已者信亦無媿云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書於聊城寓居之西窗

畫記二

朱繇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淵默凭几而坐二天女侍雙鳳扶輦輦有輪月輪在上獨畫桂樹而已左右官抱文書而立武衛負劍夾侍貌比從官有威武之狀二天女持杖侍雙鳳之前
地官王者服顏面威重乘白馬隊杖在山林間大怪樹之下兩力士捉馬銜施絳繖兩團扇障之扇前一衛士輕行一阜衣使者前導右一武士執鉞左一功曹挾書從官騎虎從後一介胄跨弓刀一功曹抱案牘拱揖於重厓之下一鬼卒橫

刀而拜三人皆不見其面獨鬼卒肘間露一目耳一樹魅赤體倒拔一樹根見而未出也

水官亦王者服面目嚴毅鬚髯長磔又非地官之比乘班龍在海濤雲氣中一力士以鐵繩挽龍怒目迴視如捉一馬然龍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導一使者恭揖白事鬼卒獐惡殊甚肉袒髮上指颺大錦旗洎一力士負劍者掖龍而行一掾吏挾簿書騎犀牛從水府大門出一力士於大樹下昂面視水官不見其額珊瑚大珠浮行水面旋轉如活犀牛甫出水府雲氣隨之眞天下之絕藝也

張萱四景宮女

一轉角亭桷欄楹檻渥丹爲飾綠琉璃磚爲地女學士三皆素錦帕首南向者綠衣紅裳隱几而坐一手柱頰凝然有所

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按筆作字西坐者紅衣素裳袖手凭几昂面諦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後來禽盛開一內人不裹頭倚欄仰看凡裳者皆有雙帶下垂幾與裳等但色別於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素衣紅裳人翦花一人捧盤承之一人得花緩步回首按錦帕插之髻鬟之後此下一人錦帕首淡黃錦衣紅裙袖手而坐並坐者吹笙左二人彈箏合曲右一人黃帽如重戴而無漉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帶繫之髻鬟之後一小鬟前立按拍一女童舞一七八歲白錦衣女戲指於舞童之後吹笙者紅衣素裳箏色笛色板色素衣紅裙已上爲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凭檻仰看團花藍紗映生衣紅纈爲裙並立者白花籠紅綃中單三人環冰盤

坐一紅衣者顧凭檻看花者二白衣相對女侍二一挈祕壺
一捧茗器四人臨池觀芙蓉渠瀾瀾一坐砌上一女童欲掬水
弄操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綠爲之琵琶一笙一簫笛
三板一聚之案上二藤杙在旁爲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牀樹下落葉四五一內人冠髻著
淡黃半臂金紅衣青花綾裙坐方牀牀加褥而無裙一擣練
杵倚牀下一女使植杵立牀前一女使對立擣練練有花今
之文綾也畫譜謂萱取金井梧桐秋葉黃之句爲圖名長門
怨者殆謂此耶芭蕉葉微變不爲無意樹下一內人花錦冠
綠背搭紅繡爲裙坐方牀繪平錦滿箱一女使展紅纈托量
之此下秋芙蓉滿叢湖石旁一女童持扇熾炭備熨帛之用
二內人坐大方牀一戴花冠正面九分紅繡窄衣藍半臂桃

花裙雙紅帶下坐尤顯然一膝跋牀角以就縫衣之便一桃
花錦窄衣綠繡襜裁繡段二女使掙素綺女使及一內人平
熨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爲戲中二人雙綬帶
胸腹間繫之亦有不與裙齊者此上爲一幅

一大堂界畫細整脊獸猙惡與今時特異積雪盈瓦溝山茶
盛開高出簷際堂錦亦渥丹而楹桷間有青綠錯雜之堂下
湖石一樹立湖石旁其枝柯蓋紫薇也堂上坐簾二內人坐
中楹花帽冪首衣袖寬博鉤簾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
二在簾楹間一抱孩子孩子花帽綠錦衣女使抱之褰簾入
堂中真態宛然二捧湯液器一導四內人外階衣著青紅各
異三人所戴如今人蠻笠而有瑇瑁斑不知何物爲之一內
人擁花帽與前所畫同一女使從後砌下池水凍結枯蒲市

其中東鴨並臥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爲一幅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濟南行記

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遊觀之富每以不得一遊爲恨歲乙未秋七月子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得一至焉田次第二十日間所遊歷爲行記一篇傳之好事者初至齊河約杜仲梁俱東並道諸山南與太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見至濟南輔之與同官權國器置酒歷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後自周齊以來有之旁近有亭曰環波鵲山北渚嵐漪水香水西凝波狎鷗臺與橋同曰百花芙蓉堂曰靜花軒曰名士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

出於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綠如繡令人渺然有吳兒洲渚之想大概承平時濟南樓觀天下莫與爲比喪亂二十年唯有荆榛瓦礫而已正如南都隆德故宮頽圮百年澗谿草樹有荒寒古澹之趣雖高臺畫棟無復其舊而天巧具在不待外飾而後奇也凡北渚亭所見西北孤峯五曰匡山齊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嘗讀書於此曰粟山曰藥山以陽起石得名曰鵲山山之民有云每歲七八月烏鵲羣集其上亦有一山皆曰鵲時此山之所以得名歟曰華不注太白詩云昔歲游歷下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青翠如芙蓉此眞華峯寫照詩也大明湖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瀾漫無際遙望此山如在水中蓋歷下城絕勝處也華峯之東有臥牛山正東百五十里鄒平之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舍

在焉故又謂之巽堂嶺東十里有南北兩妙山兩山之間有
閔子騫墓西南大佛頭嶺下有寺千佛山之西有函山長二
十里所山有九十谷太山之北麓也太山去城百里而近特
爲函山所礙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之歷山去城四五里許
山有碑云其山修廣出材不匱今但蕩然一丘耳西南少斷
有蠟山由南山而東則連互千里與海山通矣爆流泉在城
之西南泉灤水源也山水匯於渴馬厓泆而不流近城出而
爲此泉好事者曾以穀糠驗之信然往時漫流纔沒脛故泉
上湧高三尺許令漫流爲草木所壅淡及尋丈故泉出水面
纔二三守而已近世有太守改泉名檻泉又立檻泉坊取詩
義而言然士人呼爆流如故爆流字又作趵突曾南豐云然
金線泉有紋若金線夷猶池面泉今爲靈泉菴道士高生妙

琴事人目爲琴高留子宿者再進士解飛卿好賢樂善款曲
周密從子游者凡十許日說少日曾見所謂金線者尙書安
文國寶亦云以竹竿約水使不流尙或見之子與解裴回泉
上者三四日然竟不見也杜康泉今湮沒土人能投其處泉
在舜祠西廡下云杜康曾以此泉釀酒有取江中冷水與之
較者中冷每升重二十四銖此泉減中冷一銖以之瀹茗不
減陸羽所第諸水云舜井二有歐公詩大字石刻甘露園紀
歷下泉云夫濟遠矣初出河東王屋曰沅水注秦澤潛行地
中復出共山始曰濟故禹書曰道沅水東之逾溫逾墳城入
於河隘於滎泆於曹濮之間乃出於陶正北會於汶過歷下
灤水之北遂東流且濟之爲瀆與江淮河等大而均尊獨濟
水所行道障於太行限於大河終能獨達於海不然則無以

謂之瀆矣江淮河行地上水性之常者也濟或泆於地中水性之變者也予愛其論水之變與常有當於予心者故并錄之珍珠泉今爲張舍人園亭二十年前吾希顏兄嘗有詩至泉上則知詩爲工矣凡濟南名泉七十有二爆流爲上金線次之珍珠又次之若玉環金虎黑虎柳絮皇華無憂洗鉢及水晶簞非不佳然亦不能與三泉侔矣此游至爆流者六七宿靈泉菴者三汎大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柵柵之水名繡江發源長白山下周圍三四十里府參佐張子鈞張飛卿觴子繡江亭漾身荷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舊劇談豪飲抵暮乃罷留五日而還道出王舍人莊道旁一石刻云隋開皇丙午十二月鈔珍墓誌珍巴郡武昌人學通三家優游田里以壽卒誌文鄙陋字以巴爲己蓋周隋以來俗書傳習之弊

其云葬岫山之西者知西南小丘爲岫山也以歲計之隋開皇六年丙午至今甲午碑石出壙中蓋十周天餘一大衍數也道南有仁宗時侍從龍圖張侍郎揆讀書堂讀書堂三字東坡所書并范純粹律詩俱有石刻揆字叔文自題仕宦之後每以王事至某家則必會鄉鄰甥姪盡醉極歡而罷各以歲月爲識叔文有文譽仕亦達然以榮利之故終身至其家三而已名宦之役人如此可爲一嘆也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齊河道中小雨後太山峯嶺歷歷可數兩旁小山間見層出雲煙出沒顧揖不暇恨無佳句爲摹寫之耳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并諸公唱驕附於左

東游畧記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於泰安侯以

子宿尚遊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千里而在鞍馬者八日故所歷不能從容然亦愈於未嘗至焉者因畧記之以備遺忘郭巨廟在長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中齊州胡僕射所造石室在焉所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滿衣冠之制絕與今世不同有如沈存中所記幞頭但不展腳耳西壁外胡僕射刻頌規制如磨厓狀字作隸書文齊梁體而苦不佳後題云居士慧朗侍從至朗能草隸書世謂朗公書者是也子意此頌必朗公所書故題字云然又有開元二十一年題字并長清尉李皋祭文隔馬祠在長清馬山之南距縣八九十里所大觀三年東平陳彥云廟記云盧城圮澗中得唐中和二年義昌軍節度押衙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石刻載齊師爲晉所敗殺馬隘道晉

師不得過謂以是得名字當爲格而今爲隔馬疑與左氏不合又謂里俗相傳景德中契丹寇兗鄆山之神陰障戎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以予觀之古今祠廟不能攷其所從來而妄爲立名號者多矣殺馬隘道神何豫焉而祠之至於陰障戎馬則又齊東野人語也記又云知縣事晁端肅禱雨而應將以封爵請於朝今榜云豐施侯廟者豈端肅遂得所請邪靈巖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雞鳴曰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雙鶴曰錫杖寺先有宋日御書今公矣絕景亭在方山之下絕類嵩山法王党承旨世傑寺記云寺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後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撥土立之定之來青蛇導前雙虎負經景德中賜今名予按大觀中石橋記云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則党承旨亦未嘗偏攷耶梁縣香山寺

記說寺初建時一胡僧自西域來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真是大悲化現之所予意前所云希有道場者豈亦此類者抑党有所據而言也寺壁石刻甚多有張挾叔文蘇轍子由吳拭顧道詩餘人不能悉記太山舊說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出州北門經水簾馬棚迴馬嶺御帳護駕泉而上遂登天門岳頂四峯曰秦觀曰觀越觀周觀秦觀有封禪壇壇之下有秦李斯唐宋磨厓太史公謂太山雞一鳴日出三丈而予登日觀平明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辭問之州人云嘗有抱雞宿山上者雞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地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纔昧爽聞耳此語似亦有理故錄之岳祠在城中大定十九年被焚二十一年新廟成又三十年毀

於貞祐之兵今惟客省及誠享殿在耳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城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升元四觀青帝觀有唐大中歲金龍石刻大聖祖無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之號見於此岱岳觀有漢柏柯葉甚茂東有巖巖亭山水自溪澗而下就兩厓爲壁如香山石樓上以亭壓之北望天門屹然如立屏而濁流出几席之下真太山絕勝處也州門南道左有宋封祀壇合祀五方帝及九宮貴人壇壇南有碑牌陰載獻官姓名駙馬都尉二人攝司徒司空充黑帝青帝獻官九宮貴神合祀官右諫議大夫种放其餘知名如魏庠輩又三四人近城有真宗御製御書并篆登太山謝天書述年聖功德銘碑石堅整若三山屏風然道右有宋封禪朝覲壇壇亦有頌壇西南四五里所有蒿里山山坡陀地中如大冢

墓石壇在其上宋禪社首碑在山下祠中宋以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王欽若陳堯叟錢惟演楊億譔述然字畫多剝裂不能完讀矣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朴所居宋太山孫先生明復居之州學有魯兩先生祠堂党承旨作記兩先生者明復與徂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齊天統中建下寺有石刻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改甲乙院亦有碑又阜昌中題名取多佛像古雅皆數百年物上方大佛與龍泉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也此行游太山者五日靈巖龍泉皆一宿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兩山行記

甲辰夏五月八日子以事當至崞縣初約定襄李之和偕往適幕府從事宣德劉惠之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過吾州遂

與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縣劉李別去予獨游神清觀舊聞行臺員外廣寧王純甫棄官學道築環堵而居甚欲見之乃屬其徒潞人和志冲道姓名純甫聞予來欣然出迎予謂先生方晏坐不肖之來將無妨靜業乎曰習靜固道人事然亦有不應靜時因相與大笑已而之和至同郡莊鍊師通玄時住此縣之天慶觀攜酒見過乃聚話於西齋純甫先隱前高子問前高景趣比雁門鳳凰山爲何如純甫言前高去此五十里而近君能一游到則當自知之子竊自念言先東巖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一到故詩有鳳凰聞說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看想得松聲滿巖谷秋風無際海波寒之句子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亾友蘇莘老闍德潤張九成王仲容輩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

層簷高棟半出空際長松滿澗谷如雲幢煙蓋植立闌楯之下山空夜寂石上聞墜露聲使人耿耿不寐曩時聞此固嘗以不一游爲恨矣北渡又十年每過雁門壽寧武尊師子和圓果慶上人鍾秀李文必以此山爲言是則夙志爲不可負而前高之游當次第及之也卽日與純甫之和並山而東出雁門之南夜宿王仲章道正瑞雲庵庵在鳳山之麓山中來儀觀仲章主之道士孫守真年八十童卯入道其家爲此觀黃冠者至渠十五世矣亂後無圖志可攷山之故事多從此翁得之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夾道雜花盛開水聲激激自澗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爲勞也半山一峯爲釣魚臺其上爲十八盤爲青龍嶺爲風門由風門而下繞佩劍峯之右爲來儀觀觀在山腹峯回路轉臺殿突起

雲林怡然別有天地信靈境之絕異也觀有天寶四載石記是道學士董思珍所造思珍殆學究之粗能秉筆者耳文鄙而義隱讀之或不能句故雖鄉人少有知來儀之始末者予爲之反復數過始見厓畧蓋後魏太武嘗都於此師事寇謙之授祕錄自崧高迎謙之來居此山時有鳳皇見太武爲立觀且以鳳皇名之觀歷周隋至唐而廢真人谷本以謙之爲言而訛爲質兒鳳游池以鳳皇來游爲言亦轉而爲伏牛開元初北岳先生諫議胡山隱案圖誌求故實嘗爲辨之天寶五元載敕天下立元廟有頽毀者在所長官量事脩建又古今得道昇仙之地代遠跡存者皆虔加禮醮此山應焉北京居士高談幽辟穀練師高敬臣乃其補葺之碑文刻云天寶五載改鳳皇山爲嘉瑞山八載置天長觀蓋唐以立元爲祖天

長者以屑祚而言之也觀度道士七人高悟真董參立馮通
立朱自然孫冷然餘二人石闕供養童子尉遲如玉朱自然
姓字下別刻云自然以天寶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昇天其日
未時至京陳謝唐天子天子異焉敕中使覆勘如玉以後一
日亦上昇孫守真言朱仙翁上昇事觀曾有敕書碑唐以後
存經喪亂焚毀畧盡獨董記僅存耳來儀觀額政和七年九
月兵馬鈐轄知代州王機建權發遣河東沿邊按撫司公事
王誨書觀之東有養虎峯飲虎及五斗二泉南有天柱峯峯
之南有神山與五臺境接西南有玉案峯西北有鍊丹峯洗
藥池次有玉女峯峯南有會仙峯傍有五瀆樹北有王母池
佩劍峯有白虎池谷中有水簾朱砂白雲三洞青龍嶺旁有
桃花洞觀北少西洗瀆池葭與參同又名青龍池門之下有鳳游

池中殿曰太霄太霄前石壇上有大松名昇仙樹門右有松
高與壇樹等名望仙佩劍之下有燒藥鑪疊石故在白虎池
之下有鳳栖樹立石爲識凡洗瀆望仙昇仙藥竈悉朱自然
遺跡也自餘葛洪鍊丹鑪孫真人養虎峯四子峯有莊列亢
倉文子祠土人便謂向上諸人皆嘗隱於此殆齊東語也予
恐識者或并其可信者而疑之故不錄守真又言神仙劉海
蟾以天聖九年游歷名山所至並有留跡代州壽寧石詩十
韻云醉走白驢來倒提銅尾秉引箇碧眼奴擔著獨壺瘦自
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
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角溪田
耕半頃種秫釀白醪便是仙家景醉臥古松陰間立白雲嶺
要去卽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旁掇襟書龜鶴齊壽

四字題云廣寧間民劉操書此詩宋白皞子西曾次韻子西於詩號爲專門極力追之曾不能彷彿仙材凡筆固自不同世俗所傳劉翁入道詩所謂子因太歲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吾知翁碧眼奴亦當羞道之矣今全真家推翁爲祖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況其道乎是又可爲一嘆也來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星惟土宿獨存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閉目倚一幃坐下一牛四字清安在東福壽在西說者以爲心清而安則福壽從之翁此書不爲無意也寫真在西南一幅巾黃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挑布囊破處綻補之氣韻古瞻望之知爲有道者年歲旣久將就湮滅惜無名手爲臨摹之耳守真住山五十年不省有爲猛獸毒螫所傷害者山中靈異甚多佩劍峯劍聲錚然陰晦中時

有光怪照山谷皆明靜夜或聞音樂雜作琴筑箏笛歷歷可辨仙犬時吠今年上元邨落來燒鐙者及聞之之和持莊鍊師所餉酒來約月中飲之是夜雷雨大作遂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謾謾有聲雲烟草樹濃澹覆露不雨時頃而極陰晴晦明之變夜參半星月清潤中庭散步森然魄動惜情景之不可久留也之和賦詩子亦漫作樂府一首欲爲純甫醉後歌之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留題殿壁而去下山宿孫張道院又明日爲前高之游

毛氏宗支石記

毛氏上世出於汝州遷耀州之三原三原迄今有毛氏邨其後又遷徐州房從中有留之六名者今大名機察房是已本房旣來彭城遂爲彭城八祖諱珍自宋日雄於財有十萬毛

氏之號生一子諱允金朝初允以戶計推擇爲吏一郡以吏能稱之生子曰矩曰贈矩字仲方承安元年由州掾屬保隨朝吏員試秋場中甲首二年補吏部覃科令史轉貼黃科房長太和二年考滿授忠勇校尉博州防禦判官四年改永豐庫使六年轉遼陽縣丞吏民畏愛有廉能之譽大安二年用宰相薦特授桓州軍事判官三年北兵攻桓州刺史以力不支議降公不從城陷自縊於軍資庫壽五十八崇慶元年以歿身王事贈宣武將軍同知桓州軍州事誥敕有篤堅忠節之語先娶靳氏生子一人曰端卿女一人嫁關中巽君玉名宦甚顯再娶鄭氏同歿於桓州贈不仕生二子曰傑曰翼兵亂不知所終端卿字飛卿少日有志節宣武欲蔭以官不就去學進士自父祖以廉介自持家甚貧年二十餘負書來濟

南從名士劉蟠於章工備歷艱苦蟠知其有成傾意教之初試東平中經義解魁再試益都第五遂登泰和三年進士第調崞縣簿摧折豪右姦民斂手官委排比戶計貧富適當甚有遺愛貞祐三年入爲尙書省令史雒陽多流亾當官者不善撫治君以風力選注河南府錄事判官果以政跡聞召爲戶部尙當官復用薦書授同提舉南京路權貨兼戶部員外郎馳驛襄葉值監察御史以私忿被誣時宣宗用法急凡臺察被推例皆誣伏下降外路七品借鄭州司候再調孟津縣丞竟以冤憤感疾終於官下壽六十官至少中大夫娶同郡秦氏生一子曰思適再娶遼陽高氏西京路轉運使曼卿之女生女三人思適以蔭再仕酒官娶孟氏生二子一女曰從日復女尙幼維毛氏祖考積業如此躬不受祿後當有興者

子孫其永念之

尙藥吳辨夫壽冢記

丁巳秋七月予將西歸尙藥吳辨夫有請曰思問不佞侍先生湯液有年矣日者不自揆度輒豫作冢墓以寄終焉之志而州里不經見頗有言敢質之先生以祛二三之惑余謂辨夫言古有之裸葬何必惡人當解其表死生之際非我所敢知亦自毋庸知試以常理爲之說夫形器之域古今同盡至於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於人道爲極致無以加矣然亦有能出形器之外壯而不老者老而不死者乎生死之在人萬世更相送猶夜之必旦寒之必暑雖甚愚無知亦知其必至世乃有烹金鍊石合駐景之劑銜刀被髮爲厭勝之術戀嫪殘喘僥倖萬一甚者至閻凶禍滅亾之語必向之

而嚙可不大哀耶唐高士司空表聖自作冢棺時或引客坐壙中飲酒賦詩裴同終日客或難之表聖笑曰君何不廣死生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此語載之史冊作範來裔其視漢魯相孔耽之神祠趙岐之墓石晉陶徵士之自祭唐王無功杜牧之之墓銘宋米元章坐棺木黃堂上表聖之言尤爲殷重吾意子頴業方伎頻值喪亂閱世變也熟超然遠覽閭與古合悠悠者何足恤哉辨夫再拜曰願終教之乃爲作壽冢記吳氏世爲東平人祖璋字文寶金朝初用良家子推擇爲吏仕爲郡功曹以廉平見稱考子昭字進叔讀書知義理資稟靜默容服脩潔閭里或旬月不見其面與党承旨世傑同研席試本道常取解魁今賈丈顯之及見之道其性行如此辨夫童卯失怙恃年十七尙醫王繼先以子妻之憫其惛獨

并小弱弟思義養於家而教之貞祐初南渡河以婦翁醫術精博之故被令旨收充侍藥局藥童東宮卽大位用隨龍恩澤掌藥太醫院尋被旨充皇太后醫正局掌藥索官懷遠大將軍汴梁下北歸復以婦翁舊業行總府署醫工都管旬婦翁無子年八十以壽終辨夫篤於卯翼之報喪祭旌紀皆無悔焉中年後欲置家事不問乃爲其弟姪殖產畢兒女婿娶取後營此冢以某年月成而余以某年月日記辨夫時年六十八云

樊侯壽冢記

知郡定襄樊侯天勝以武功積官服民政者垂二十年思所以昭積厚於祖考侈寵榮於鄉國今年冬十月脩治先塋列松檟樹牌表以吉日壬辰合祭三世牲幣來助者傾動州里諸侯之禮備而孝子之情盡且欲作壽冢以爲他日寧神之地謀於葬家師鄉之父兄皆以爲往在丙戌之春吾侯方從征淮海常山軍取太原及吾州行省大帥怒其二三聚境中之民而守之將盡戮而後已吾侯奉郡王命至自益都以吾民被脅之故不當妄有屠滅者懇於帥辭旨哀切有足感動且自與山軍鬪轉戰逐北不旬日而東山平帥知侯之忠卽日并所守者縱遣之又三年常山復取平定孟五臺阜平軍東山先鋒大帥已廢州民三十餘聚落且命侯入滹沱原侯設方畧鬪山軍擣其巢穴殺獲甚眾主帥知侯無他則引兵去州之民再被更生之賜皆從吾侯得之侯之福祿如川之方增何遽以身後爲計乎又謀於州之士僕僭爲侯言生而養死而葬中國之大政而聖人之中道自佛老家之說勝誕

者遂以形骸爲外物天地爲棺槨日月爲含槨甚者至有狐狸亦可螻蟻亦可之說雖畚鍤後隨以曠達自名者猶見笑於大方之家雖然彼自有方內外之辨矣吾處方之內聖人之中道舍而不由尙何從乎漢以來太宗指走霸陵道武帝治茂陵五十年至尊且不以陵寢爲諱況其下者乎漢相孔耽高士趙岐吳人范攄皆作壽冢唐司空表聖豫作冢墓圖先賢其中時往醉飲人有難之者表聖曰吾寧暫游此中邪米元章知淮陽自尅死期作棺槨置黃堂上飲食坐臥對之彼皆名世大賢顧豈爲驚世詭俗之行以取厓異邪吾侯雖未之學而識趣自遠悟代謝之必至要歸藏之有所終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雖不謀於人可也侯喜而飲予酒再拜謝曰有是哉請刻子之文於石以曉來者於是乎書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廉友校梓

記

威德院功德記

并州唐以來圖經所載佛塔廟處眎他郡為尤多宣政之季
 廢於兵者凡十之七曾不百年瓦礫之場金碧相望初若未
 嘗毀者浮屠氏之力為可見矣威德院在晉陽白馬川之清
 寧社治平二年賜名國朝皇統初里耆老殷元命梵巖寺僧
 善信及其徒真果主之寺之廢久矣柱礎之外無復餘物真
 稍葺堂屋以居大定中真之徒明玘嗣院事頗以寺基迫隘
 為嫌行視寺後平厓其上可剗治乃乞地於韓順家而得之
 凡役工五千有奇而寺加廣實倡於韓厚而僧因為之勤也

玘初刻華嚴經本數年迨是而成因大作水陸以新經干部
施且燒二指爲供誠意堅苦爲人感動韓厚者與其屬更爲
起東西堂繪像備焉寺外直汾流爲木石橋以便往來然後
寺事成玘爲予言如此且強予記之玘今老矣予嘗見其持
律嚴入理深護念所業如捍頭目蓋人有不可及者每竊嘆
焉浮屠氏之入中國千百年其間纔廢而旋興稍微而更熾
者豈無由而然天下凡幾寺寺凡幾僧以鄉觀鄉未必皆超
然可以爲人天師也唯其死生一節強不可奪小大一志牢
不可破故無幽而不窮無高而不登無堅而不攻雖時有齟
齬要其終則莫不沛然如湍流之成隄防一放而莫之禦也
道則異術也教則異習也梯空接虛入神出天與吾姬孔氏
至列爲三家儒衣冠之子孫有奔走而從之者況乎誘庸俗
而役之以爲區區之塔廟豈不警咳嘖呻之頃而得之噫使
吾聖人之門有若信若果若因若玘者旦旦如是世世又如
是就不能推明大道卓如日月之明至於一畝之宮亦何遽
有鞠爲園蔬之嘆乎吾於是乎有感

竹林禪院記

竹林寺在永寧之白馬原其初爲佛屋居人以修香火之供
旣廢矣鄉豪麻昌及其族弟岳稍完葺之以龍門僧廣居焉
廣解梁人自言白雲杲之徒居而安之卽以興造自任興定
中請於縣官得今名乃爲殿爲堂爲門爲齋廚爲庫廡凡三
年而寺事備南原當大川之陰壤地衍沃分流交貫嘉木高
蔭良穀美稷號稱河南韋杜而寺居其上游東望女几地位
尊大居然有岳鎮之舊僂廢劫立莫可梯接仙人諸峯顏行

而前如進而侍如退而聽如敬而慕如畏而服重岡複嶺絡脈下屬至白馬則千仞突起朗出天外儼然一敵國之不可犯金門烏啄奔走來會小山纍纍如祖龍之石隨鞭而東雲煙杳靄濃淡覆露朝窗夕扉萬景岔入廣一攬而洛西之勝盡蓋嘗嘆焉佛法之入中國至梁而後大至唐而後固寺無定區僧無限員四方萬里根結盤互地窮天下之選寺當民居之半而其傳特未空也予行天下多矣自承平時通都大州若民居若官寺初未有闕麗偉絕之觀至於公官侯第世俗所謂動心而駭目者校之傳記所傳曾不能前世十分之一南渡以來尤以營建爲重百司之治或僑寓於編戶細民之間佛之徒則不然以爲佛功德海大矣非盡大地爲塔廟則不足以報稱故誕幻之所駭堅苦之所動冥報之所誓後

福之所徵意有所嚮羣起而赴之富者以貲工者以巧壯者以力咄嗟顧盼化草萊爲金碧撞鐘擊鼓列坐而食見於百家之聚者乃如此其說曰以力言者佛爲大國次之吁可諒哉正大庚辰予閒居空空廣因進士康國仲寧以記請仲寧爲予言廣業而專心通且喜從吾屬游其進也有足與之者因爲記其事并著予之所感四月望日前內鄉縣令元某記

少林藥局記

少林英禪師爲余言昔青州辨公初開堂仰山自山下十五里負米以給大眾其後得知醫者新公度爲僧俾主藥局仍不許出子錢致贏餘恐以利心而妨道業新歿繼以其子能二十年間齋廚仰給而病者亦安之故百年以來諸禪刹之有藥局自青州始興定末東林隆住少林檀施有以白金爲

百年齋者自寇彥溫而下百家圖爲悠久計乃復用青州故事取世所必用療疾之功博者百餘方以爲藥使病者自擇焉僧德僧浹靖淡而周密又廉於財眾請主之故少林之有藥局自東林隆始局事之備迨予三年矣子幸以文記之予以爲醫難事也自岐黃盧扁之書而下其說絜數千萬言皆典雅淵奧本於大道之說究乎死生之際儒者不暇讀庸人不解讀世之學者非不藝專而業恆至終其身有不免爲粗工者其可爲難矣佛之徒方以禪定爲習於世間法皆以爲害道而不敢爲間有言醫者特儒者之談禪爾有能了知味因斷除病本如子之書所爲大醫王者乎謂之專則不可也勞則辭久則厭不合則離泛然而來悠然而往其視粥魚齋鼓如傳舍中物而不留顧其有老歲月於參朮間乎謂之恆

則亦不可也不恆不專取未必甚解而付之司命之事病者何賴焉故廉者取之付一而有餘治藥不得不良十愈一人千愈百人蓋猶有所望也貪者爲之乾沒而不定治藥不必皆良蛇牀而當蕪蕪薺芎而亂人參昌陽而進豨苓飛廉而用馬薊佐使之異用畏惡之相攻其禍可勝言哉古語有之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之不能以無兵而制敵也兵有形有形則易見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藥之性難窮難窮則不善用之者反以生人者殺人可不懼哉今子則不然若德若浹之實與廉皆選之十百輩有不可得者子固得所使矣時節州土無不適其當炮炙生熟無不極其性德與浹固亦盡其伎矣雖然吾恐他日有不善其後者出人將曰藥局之壞自某人始未必不以予爲知言也故備述之使

來者監觀焉

壽聖禪寺功德記

萬壽長老僧洪倪暨子皆河東人今年夏予來燕城知師主壽聖也將往過之師遣侍者致參承云三四年以來常欲走書幣太原有請於吾子幸今至矣稅駕於我可乎予欣然從之他日問所求師曰無他惟勾文以記寺事耳請具道所以然蓋此寺卽崇孝道場之佛位崇孝在大定明昌間堂宇百楹食指以千計義學諸師迭主講席神州天府非無聞糾擬量人境或自視缺然自遭離兵變城邑廢毀仙佛所廬僅有存者崇孝佛位埽地而盡獨曹王所建舍利塔巋然而已荆棘瓦礫蛇鼯來舍如是十數年無留盼者有大檀越劉師彰之夫人鄭氏篤於奉佛憫福地之久廢也願爲興起之且其

伯男子有慶孩幼喪明誓徒佛陀以爲歸宿乃捐廩中物直百千金者合報心寺提點僧潤共爲營度潤資性堅忍有立事之望初起大殿築室其旁以爲釋子棲息之地此寺之初基也歲丙午禪律諸人猥以第一代見請倪不敏灑埽於此者十寒暑矣今廊廡齋廚下迨庫廩粗有處所而其大較出於鄭之喜捨潤之力贊者爲多初慶事廖休大士聰聰爲授記有根塵有礙僧寶可依挽回佛日暗室生輝之語以倪觀之豈廖休以鄭哀其子之廢不暇他及願力雖堅法施未溥故就其聲聞狹劣而言之耶所以者何我以大堅固力起妙莊嚴聚化朽壤而金碧奮蟄戶而鸞飛煥若神明頓遣舊觀於我法中增廟所在卽爲有佛望之而塵勞破卽之而智慧生耳目見聞方有是理夫劫濁諸生積爲黑闇叢林之所障

藏如今以百千日熾盛光而照臨之顧豈以一室生白而爲
究竟哉況乎天雲借潤展庭三請昔而崇孝今別爲壽聖矣
鳳諾錫之美稱龍光廓其徧照上資神壇之護中寓華封之
祝金輪四照與天無極豈惟佛子之所贊嘆乃至齋鼓粥魚
亦皆以一音演說固可以著金石垂永久時節因緣繫吾子
是待幸有以葬就之予捧手曰有是哉興建本末當如師所
請若佛法則師當爲予說而予不當爲師說異時有大居士
文章翰墨如竹谿党公者出必能以華嚴偈重宣此義云師
道行清實臨事詳雅初受具王山參枝足清和尙聞萬松道
價裹糧千里以巾侍自誓松一見卽以座元處之承事十五
年備極勞苦他人無與比者出世住萬壽荒廢已久無幾何
爲之一新之戒大會雖出於國力所以成勝緣者師有力焉

年月日元某記

興福禪院功德記

興福禪院在登封醴泉鄉之西保其初檀越郃智進買地於
蔣整家築佛屋其上請少室清涼僧淨文居之正大中以恩
例得今名自是土木有加焉予居崧前往來清涼如吾家別
業自第一代琇公而下若草堂德山主通西溪相與相之徒
顯靖雋諸人皆有道行可紀故嘗稱述之予赴召京師通與
顯偕智進來謁文以記此寺經度之始予諾之然以趨裝未
暇也是後得官東南迄開興之兵不三四年諸師皆已下世
至於興福之事則未嘗不往來於心也丁酉之秋見淨文於
山陽蓋自河南歷大名東平訪予而及之謂予言喪亂後兩
寺幸存千里之來尙欲成諸師之志以無忘郃氏耳予欣焉

爲記之且告之曰清涼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特以名德所在故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間至今爲崧前名刹境用人勝真不虛語今興福與予俱脫兵劫予文雖不足傳乃得之十五年之後而三千里之遠以子之書言之似不偶然者子勉之又安知他日子之所成就不及向上諸人而興福之壯且麗不爲清涼之殷然乎子勉之九月晦日河東元某記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碑

皇帝新卽大位大行臺龍門公首膺分陝之命思所以侈光寵廣睿澤以祈天永命者乃詣闕拜章請以鄒郡武川之清安寺爲僧眾祝嚴之所事聞制書賜可且命調復以優之先是公之姊婿宣差提領郭侯秀從軍而南得釋氏繪像餘二十幅於宛正相好備具有顧陸之妙郭侯晨夕香火奉於家

庭公亦嘗瞻禮焉顧謂郭言國恩天大物無以稱惟有歸命佛乘仰求慈蔭異時當特建精舍承事此像以致至子區區之情亦以伸昊天罔極之報歲丙申秋偕大覺長老僧志奧歷武川之安都郭侯時在行中申理前說安都實公別墅旁近二三里所有寺曰正覺頽弊已久無從補葺且岡阜散走將非安集之地西北數百舉武三松在焉陽崦回合面勢平遠泉流交貫林木蔽映層巒複嶺奔走來赴萬象森然與意匠俱會一顧盼之頃而天趣頓新公欣然樂之營建之意遂定以郭侯之發其端也就命董其役基構所擬跬步之地率從厚直得之中命漆水公具疏請大覺住持共爲經度乃以丁酉秋庀徒葺事土木皆作公首捐萬金以供凡百之費起佛祖大殿卽松爲寺庭法堂丈室丹碧相望乃至安禪有寮

會食有筵齋廚庫廩以次而具蓋規撫仰山而差減殺焉漆水公慕說勝緣復以爲題榜龍跳虎臥雲煙動色後五年大覺退席復以禪師德善繼之提點相秀日有什一之助鄉縣借力竭廩從事故眾務益辦道場峻潔四眾安穩粥魚齋鼓殷殷然川谷間清安遂爲燕北名刹恩綸褒異實權輿於此竊唯達人大觀通天地人爲一體人於天地間又同之同者也元首股肱古有成說若民吾同胞則至道學家乃發之是故君有輔相裁成之道臣有幹蠱用譽之責而民亦有職焉特張頤待哺而求飽爾古之任天下之重者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譬之羣飲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此特爲名教言至於瞿曇氏之說又有甚焉者一人之身以三世之身爲身一心所念以萬生所念爲

念至於沙河法界雖仇敵怨惡品彙殊絕悉以大悲智而饒益之道量宏闊願力堅固力雖不足而心則百之有爲煩惱賊所燒者我願爲法城塹有爲險惡道所梗者我願爲究竟伴有爲長夜暗而闕者我願爲光明炬有爲生死海所溺者我願爲大法船若大導師大醫王微利可施無念不在在世諦中容有同異其惻隱之實亦不可誣也惟公歷事三朝再秉鈞軸本諸仁以內養發於誠而外見吾儒之兼善內教之利它皆得之性分自然廓而充之有不期合而合者參事業之旣效極材量之所至必有浚畧遠圖尊主庇民躋之仁壽之域又何直莊嚴佛土一端而已哉行臺參佐諸公以寺記見屬故樂爲之書若夫有開必先千載而一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君能下下以志其志炳耀乎典冊揄揚乎雅頌當有鴻

儒願生秉筆以埃豈草茅賤士所得而議之故今所述直以謹歲月云耳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

吾州跨西岡而城而岡占城之半是爲九龍之原檀弓志晉大夫之葬直謂之九原水經說滹沱經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岡勢突起下瞰井邑民居官府率無以稱故作州者以廟學道院佛寺鎮之道院舊傳爲唐七聖觀蓋天寶八年玄宗親謁大清宮上聖祖玄宗皇帝尊號爲聖祖大道玄宗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號州郡立紫微宮畫玄宗像事之五帝則列侍左右杜工部冬日洛城北謁玄宗廟詩有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之句爲可攷也七聖云者必增入玄宗肅宗父子

乃得爲七是則此觀其起於代宗朝乎玄宗大殿規制宏敞而古意猶在知其爲數百年物至以魯靈光比之玄宗像則搏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人之相者舊謂出於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玄宗起紫微宮天下所同而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果嘗以七聖爲額是斥名矣是以七聖爲斷矣有國者率用萬世自期尙冒以七爲斷乎意其本名紫微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輒改名之耳舊門題曰紫微爲可見矣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白鶴觀圖經無所見惟石晉天福二年木土慕容增葺之書於版記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故白鶴又改焉天水氏以軒轅爲祖起祠殿於玄宗之左徹太倉而立之號曰明慶堂宇亭榭齋廚廊廡過唐舊之半見於都官員外郎知州事丹宗閔明慶殿記及著作

郎知平遙縣事權通判杜岐公衍列仙亭題詠者如此宣和未金兵入郡境並東城而南觀以不廢承平之久道化大行土木之役歲月不絕迨貞祐之亂遂埽地矣宣撫使劉公易起殿於明慶之故基而州將樊侯天勝力復立元之舊此興復之大凡也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鎮州管內道士王守冲謂予言兵荒之後吾所居無尺木寸甍之餘先師撥土立之計所成不能前世百分之一而吾師弟子之心力盡矣先師留語以觀記屬吾子幸吾子不讓予私竊慨嘆予年運而往矣其所經見亦已多矣曩予嬰年先大夫挈之四方十八乃一歸始聞鄉里談天慶異事每歲二月望道家以爲真元節云是立元誕彌之日及其期有鶴降此殿多至十數少不云三二州人習以爲常皆先期延望刺史約先見者有朋樽之

賜鶴既至翔舞階庭了不驚異黃冠千里來會者項背相望如是三日乃罷從是予兩見之特亂後鶴乃不至耳此觀既經叅朝崇飾他道院莫與爲比位置爽塏曠若人表高齋坐嘯可以盡山川之勝古木蔽映窗戶幽邃屏障几席翦焉無埃塵岐公白子西之詩高司戶子文之筆札孫內翰國鎮之文往往在人口傳知雒水壁極風濤起伏之變有蜀兩孫之風張永淳天蓬四聖毛髮生動威重可怖號爲河東名筆皆游人過客之願見者食指既眾以高業見稱者行輩相及而王姓爲多宋中葉有王尊師洞謙王道判洞真百年以來老師王治淳度王大用大用度王志常志常度守冲老師年八十衣冠狀貌無蔬食誦經山林枯悴之態每杖屨出游路入爲之斂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所與游皆州里名勝志常出

農家十六七許時牧牛田間遇異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壇之陽臺宮後八年來歸父母驚喜疑其死而復活遂度爲道士氣質混厚真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頌而逝皆子所接見者也因爲守冲言子之居人境俱勝異事又多垂示永久宜無不可今紫微劉君歷六百甲子道行淳篤神觀開朗予方質以所聞撰新興方志子之師不以屬筆且當志之況於平生之言乃爲記其事且爲長謠以招鶴命篇使并刻之以爲真元故事其辭曰

胎仙之來兮駁者誰金支翠蕤光陸離來幾時兮倏上馳渺翩翩兮煙景微藐姑射兮玉雪肌物不疵癘兮年不饑幡然棄我兮我疇依去家千年兮丁令威去何速兮來何遲予鄉里兮今是非立元之祠兮松十圍蒿蓬金碧兮更換移南枝

越鳥兮安故棲子獨無情兮淡忘歸趣雲裝兮莫子違明年

真元兮與子期

太古觀記

全真師郝君初自寧海來趙州坐州南石梁下六年姪婿郭長倩爲真定少尹過州問知師處率家人致謁師瞑目不爲荅長倩夫婦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請師住真定之太古觀不之許及長倩赴召乃往居之師燕坐旣久心光內映大易之學恍惚有神授之其教督嚴揮斥公人以爲玄門之臨濟間一二言休咎如期而驗道價重聞達京師衛紹王崇慶初賜號廣寧全道太古真人自是四方皆以郝太古目之師東歸不五六年而觀廢於貞祐之兵歲丁酉師之高弟范鍊師自東原來裴回遺址有復修之意而未暇也幕府參佐趙

侯國寶之夫人冀氏出廬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廡齋廚下及用器無所不備堂眾歲費亦時給之癸卯冬子自燕都南歸鍊師館子於慶源道院爲子言冀氏歿矣致力於吾門者宜不可忘子幸以文記之往子小功兄寂然亦爲全真道子嘗問子之道柰何寂然舉女几野人辛愿敬之之言曰全真家其謙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修習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夫爲渾沌氏之術者子北渡後從鍊師游旣久蓋以敬之之言爲然是家自皇統以來起于正劉譚馬諸師而郝君子諸師爲方外眷屬今太古集所載言詞往往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誣者世人知君之道蓋寡冀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愛爲起庭宇治場圃若營其居室然者豈以名取之乎冀氏龍山大族名士京甫之伯姨鍊師說其誠實知

義理中歲授道書卽有所得其尊師重道蓋有所本云

紫微觀記

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旣老矣卽棄家爲全真師師鄆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於正尊師改號紫微觀趙侯爲之起殿閣立堂宇至於齋廚庫廩所以奉其親於家者無不備歲乙巳九月落成請子記其事子爲之說云古之隱君子學道之士爲多居山林木食澗飲槁項黃馘自放於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爲列仙陶隱居寇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爲土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追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仙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

季而其敝極。黃冠之流。官給命書。以散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桑門所前有者。而例舉之。始欲爲高。而終爲高所卑。始欲爲怪。而卒爲怪所溺。其徒有高舉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於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立劉諸人和之。本於淵靜之說。而無黃冠禳禱之矣。參以禪定之習。而無頭陀縛律之苦。畊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爲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爲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復

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趨向。爲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爲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況附於黃老家數。以爲列仙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埽地之日久矣。是家何爲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鬪嗜殺者之心邪。抑三綱五常。將遂湮滅。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爲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於其間亦難於爲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於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唐鑑。至論釋老家。慨然以爲知言。決非漫爲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朝元觀記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爲予言初國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時崑山軍節度闔侯德剛經畫畧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邨里白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清溪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於侯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卽走書幣猥以賓禮見招握手而驩如平生爲之闢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爲談經講道之所顧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能一里所汲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致足樂也然未幾侯下世纔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朝庭悼先志未究而尙冥福之可徵也庀徒葺事土木皆作蓋經始於庚寅之七月而斷手於明年之六月像設有殿禳禱有

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門廡庫廡截然一新又參佐部曲諸人請爲侯立祠以致甘棠之思眾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觀仍朝元之舊文石旣具幸吾子以先友溪南辛敬之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爲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爲道之矣予聞黃老家黜聰明去健羨之說前賢以爲大概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銳者觀之往往以墮窳不振爲嫌及其更事旣多閱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爲有味回視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況乎執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於風塵之隙而角逐於功名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壁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視缺然願

棄人間事絕粒輕舉以從赤松子游非自苦也惟侯知物之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於流俗思欲高舉遠引也如此其所乏者呼吸鍊化俛仰諧信以適神而養壽耳雖然上方飛鳥之鳧葛陂投杖之龍世徒以神仙爲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衣翩躚過朝元之上俯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翻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爲清溪翁耶今師名鎮字國安始以父任作州旣而領兵千人隸征西幕府繇以戰多爲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於太原禹都孫仲陽道風孤峻時入有立門臨濟之目與吾辛劉交甚款辨疑其高弟云望日遺山眞隱元某記

清真觀記

脩武清真觀在縣北馬坊全眞諸人爲正尊師之所建者大定初正自東萊西入關隱於幡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爲有道者興陵召赴關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裴回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爲之冠濱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於此則與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於鄉豪馬子安家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旁近出大泉溉千畝稻塍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脩竹往往而在太行諸峯壁立千仞雲煙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蓋魏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貞祐丙子正命劉志敏來居劉縣人正高弟也故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之兵觀廢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者復葺居之今所食又干指矣歲甲午予自大梁羈管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

懷來介于幕府諸君請予爲記房外樸而內敏質直而尙義有似夫墨名而儒實者因爲次第之并著予所感焉嗚呼自神州陸沈之禍之後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蚩蚩之與居泯泯之與徒爲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智典章法度與爲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蠶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粲然而有文驩然而有恩於聖人之教也若饑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焉於其間傳有之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歸之天今師徒之官

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而饑者不必食蓋理有不可曉者豈非天邪如經世書所言皇極之數王伯之降至於爲兵火爲血肉陽九百六適當斯時苻堅石勒大業廣明五季之亂不如是之極也人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鬪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舉六合而墟之不止也正往赴龍庭之召億兆之命懸於好生惡死之一言誠有之則雖馮瀛王之對遼主不是過從是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雖兇暴鷙悍甚愚無聞知之徒皆與之俱化銜鋒茹毒遲回顧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爲撲滅之嗚呼豈非天邪六月十六日前進

士河東人元某記

通仙觀記

直王屋縣治之北八里所其地名八仙岡北阜連屬於華蓋
峯爲近而紫谿之水所從出仙人燕君舊井在焉開元中敕
置陽臺宮以居司馬鍊師近世乃於宮之左別爲通仙觀通
仙觀者初爲泰和道院郝志朴實居之崇慶癸酉以恩例得
今名始大爲崇建堂宇廊廡齋廚庫殿以次而具歷兵亂得
不廢今其徒袁守素主之郝平陽人淳素有守披荆棘拾瓦
礫不階一簣之助積數十寒暑而後有所就承平時朝上方
者率取道於此賓客之所食息幾與陽臺等皆驩喜承事無
虛過者而未嘗旬貸於富人之門人用是重之郝之後有李
存道義之義之曲沃人童幼入道通莊周列禦寇之學五經

諸子亦所涉獵妙於琴事以自娛而已或謂其於異書有所
得而不以傳也戊戌之秋子客濟上守素爲予言通仙之所
度勤亦至矣不有以記之則他日莫知所從來吾二師者亦
將湮滅而無聞敢再拜以請袁往年從予小功兄寂然授老
子章句且以吾宗奉仙老師明道爲介故爲記之子嘗究於
神仙之說蓋人稟天地之氣氣之清者爲賢至於仙則又人
之賢而清者也黃老莊列而上不必置論如抱朴子陶貞白
司馬鍊師之屬其事可攷其書故在其人可想而見不謂之
踔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
稱材智絕出事物變故皆了然於胸中寧若世之昧者蔽於
一曲之論徼倖萬一徒以耗壯心而老歲月乎壬辰之變人
有得鍊師所藏丹訣於此山石穴中者曰真元君周覽八極

遺山先生集卷三十三
天老相風后侍方明力牧常界先昌宇從六宮宮主悉以天
眾會於天壇雲臺論三洞祕文普明法要問荅已竟太一現
淡明輪間雲軒羽蓋滿空界山川雲日黯無晶光元真拜跪
於齋壇之上曖曖之際太一與無央仙悠隱於玄中其始末
大畧如此其後記云余留於王屋清虛洞側獲真篆仙經二
品一曰元精二曰丹華玩其真跡味其經旨乃知龍章鳳篆
與世筆殊絕聖法仙經暨凡文異軫徒懷悵望淡恨不睹其
人然精習彌久探蹟淵微希髣髴而已又睹真皇寶錄及知
上古帝王丹寶並傳莫不遐年逮及夏禹以丹寶授益事禹
日淺民不歸益而歸啟自是帝王丹道遂止劉君而下又忘
繼之者可勝悼痛維玉匱祕文流運道氣而有昇沈之期故
遭遇之者誠萬世之一耳余今不敢泄慢天寶復藏之名山

以俟其人此記以歲月攷之知其往中巖時所藏也夫玄學
之廢久矣惟立學廢故人以學仙爲疑今夫居山林棄妻子
而以黃冠自名者宜若可望也然叩其中則世間事人所共
知者且不能知況出世間乎俛俛之與游憤憤之爲曹未嘗
學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囚首喪面敗絮自裹而
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前所謂以俟其人者果何所俟邪抑
有之而予不之見邪嗚呼靈都真境自昔宏術博大真人之
所往來乃今求自拔於流俗者而不可得於此可以觀世變
矣因併及之以爲索隱行怪欺世盜名者之勸十二月初吉
太原人元某記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六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身齋校梓

序引

陸氏通鑑詳節

中州文明百年有經學有史漢之學通典之學而通鑑則不能如江左之勝唯蔡內翰伯正甫珪蕭戶部真卿貢宗室密國公子瑜璫之等十數公號稱專門而已近歲此學頗行河朔武臣宿將講說記誦有為日課者故時人稍稍效之卷帙既多艱於傳寫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過三五本而止其餘願見而不可得者多矣溫公脩此書十有餘年雖相業未究而能成百代不刊之典以與左丘明氏並傳立功立言皆聖哲之能事在公為無憾特其傳與否繫學者幸不幸耳歷

亭州將張侯晉亨知好此書取陸氏詳節且以外記及諸儒精義附益之公所載大政事大善惡備見於此蓋有不可勝學者矣以爲得之易則學者眾因鋟木以傳從是而往一邑之令一州之守千人君之長若見而有所得愛而知所慕舉而措之施爲之間免於面牆之蔽張侯與有力焉侯官偏將軍佩金符食大縣萬家千頭木奴足供指使何至就楮墨工營什一耶予惜其私淑之意不自故爲道其所以然乙卯秋九月望日太原元某裕之書

杜詩學引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奧不可謂無功至於鑿空架虛旁引曲證鱗雜米鹽反爲蕪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趙次公作證誤所得頗多託名於東坡者爲最矣非託名者之過傳之

者過也竊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爲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淡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髣髴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木蕙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爲劑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木蕙桂而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爲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臯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爲可畧耳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取知子美以爲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如試世

遺山先生集卷三十一
間商度隱語然者此取學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間居崧山因錄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間者爲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候兒子輩可與言當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東坡詩雅引

五言以來六朝之謝陶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厚取爲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爲之詩之亾久矣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絕愛陶柳二家極其詩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評者尙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爲風俗所移爲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不能近古之恨後人無所望矣乃作東坡詩雅目錄一篇正大己丑河南元某書於內鄉劉鄧州光父之東齋

東坡樂府集選引

絳人孫安嘗注坡詞參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話刪去他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爲完本不可謂無功然尙有可論者如古岸開青葢南柯子以末後二句倒入前篇此等猶爲未盡然特其小者耳就中野店雞號一篇極害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誤爲東坡而小說家又以神宗之言實之云神宗聞此詞不能平乃貶坡黃州且言教蘇某間處袖手看朕與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復收之集中如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妙年有胸中萬卷筆頭千字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

時行藏在我袖手何方間處看之句其鄙俚淺近叫呼街鬻
殆市駟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魯直家婢僕且羞道而謂東
坡作者誤矣又前人詩文有一句或一二字異同者蓋傳寫
之久不無訛謬或是落筆之後隨有改定而安常一切以別
本爲是是亦好奇尙異之也 就孫集錄取七十五首遇語
句兩出者擇而從之自餘玉龜山一篇子謂非東坡不能作
孫以爲古詞刪去之當自別有所據姑存卷末以候更攷丙
申九月朔書於陽平寓居之東齋元某引

錦機引

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於百家之書學者不徧攷之
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予初學屬文敏之兄爲予言如此興
定丁丑間居河南始集前人議論爲一編以便觀覽蓋就李

嗣榮衛昌叔家前有書而錄之故未備也山谷與黃直方書
云欲作楚辭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然後下筆喻
如世之巧女文繡妙一世誤欲織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因
以錦機名之十一月日河東元某自題

集諸家通鑑節要序

汝下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以東萊呂氏節要爲斷增
入外紀甲子譜年目錄攷異舉要麻法及與道原史事問荅
古輿地圖帝王世系釋音溫公以後諸儒論辨若事類若史
傳終始括要又皆科舉家附益之者爲卷百有二十凡二百
餘萬言唐佐學有源委讀書論文精玩旨意隨疑訂正必理
順而後已故其所編次部居條流截然不亂時授館平陽張
存惠魏卿家張精於星麻之學州里以好事見稱請爲唐佐

鋟木以傳唐佐過某於太原以定本見示且言溫公識治之良相時君用之不盡屏處間局餘二十年其所得者通鑑一書而已顧雖功業未究較其成一家之言而爲百代不刊之典不謂之不負所學可乎承平時明經詞賦取士主文衡者尚以科目爲未廣謂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皆可增置學宮爲士子專門之業宰相以爲然而未暇也此書編帙浩繁傳寫不易辦寒鄉之士有願見而不可得者張氏此本減完書紙墨之半見得之易則流布必廣戶牖旣開他日當有由堂而及奧者幸爲我道所以然雖然某竊有所憾焉公與二劉氏范氏紀千三百年治亂廢興成敗之跡蓋用春秋左氏傳荀悅袁宏漢紀例爲之以便觀覽故於中祕外邸之書芟蕪剪截舉宏綱而撮機要其所取纔十一耳而公旣爲成書上

之復自爲通鑑詳節傳於世者獨何歟其後呂陳王陸諸人亦皆以公例爲之豈數公者於編年本末故使之不相綴屬開學者涉獵之漸乎唐佐真積之力久必能得其微旨幸爲講明之以曉我曹之未知者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謹序

十七史蒙求序

安平李瀚撰蒙求二千餘言李華作序李良薦於朝蓋在當時已甚重之迄今數百年之間孩幼入學人挾此冊少長則遂講授之宋王逢原復有十七史蒙求與瀚並傳及詩家以次韻相夸尚以蒙求韻語也故姑汾王涿又有次韻蒙求出焉評者謂次韻是近世人之敝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度遷就傅會何所不有唯施之賦物詠史舉古人徵之事例遷就傅會或當聽其然是則韻語次韻爲有據矣始子年二

十餘住太原學舍交城吳君庭秀泊其弟庭俊與子結夏課於由義西齋嘗以所撰蒙求見示且言逢原旣以十七史命篇矣而間用呂氏春秋三輔決錄華陽國志江南野錄謂之史可乎今所撰止於史書中取之諸所偶儷必事類相附其次強韻亦力爲搜討自意可以廣異聞子爲我序之可乎子欣然諾之而未暇也後三十七年子過鎮陽見張參議耀卿耀卿受學於吳君之門者也問以此書之存亡乃云版蕩之後得於田家故箱中因得而序之按李瀚自嫌文碎此特自抑之辭華謂可以不出卷而知天下是亦許與大過唯李良薦章謂其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固多宏益而老成頗覺起予此爲切當耳載藉之在天下有棟宇所不能容而牛馬所不能舉者精力有限記誦無窮果使漫而無統廣心浩大

將不有遺忘之謬乎如曰記事者必提其要吾知蒙求之外不復有加矣古有之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匹信斯言也雖推廣三千言爲十萬其孰曰不可哉吳君博覽強記九經傳注率手自鈔寫且諷誦不去口史書又其專門之學文賦華贍有聲場屋間教授生徒必使知己之所知能己之所能時議以此歸之貞祐之亂負母入山道中遇害年甫四十云庚戌五月晦日新興元某序

拙軒銘引

左轄公以拙軒自號徵文於某謹述而銘之去古旣遠天質日喪人僞日勝機械之士以拙爲諱天下萬事一以巧爲之矜長出奇爭捷求售其心汨汨焉如弄丸如運斤如刻猴之工如貫蝨之射唯恐巧之不極至於汲黯之戇絳侯之訥石

建之醇謹卓茂之迂緩班超平平之策陽城下下之考咸其
嗤點以爲不智事業之鄙陋風俗之薄惡實坐於此惟公以
清白傳世德以忠信結人主出入四朝再秉鈞軸危言高論
聳動天下發凶豎未形之謀則先識者以爲明犯強臣不測
之怒則疾惡者以爲高視千載無所於讓其以拙爲號者非
欲賢於斯世而已也濂溪先生論拙之極致有天下拙刑政
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之語夫能至於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則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公之所以自名者乃所以自任邪

如庵詩文序

密國公諱壽字子瑜越王長子而興陵之諸孫也明昌初已
授封公以例授金紫光祿大夫衛紹王時除開府儀同三司
宣宗南渡後封胙國公哀宗正大初進封密自明昌初鎬厲

以明弘治刊本校讀之
昭和三十七年七月十日而日

等二王得罪後諸王皆置傅與司馬府尉文學名爲王府官
屬而實監守之府門啟閉有時王子若孫及外人不得輒出
入出入皆有籍訶問嚴甚金紫若國公雖大官無所事事止
於奉朝請而已密公班朝著者如是四十年初燕都遷而南
危急存亡之際凡車輅官縣寶玉祕器所以資丕天之奉者
舟車輦運國力不贍至汴者千之一耳而諸王公貴主至有
脫身而去者公家法畫名畫連箱綵篋寶惜固護與身存亡
故他貨一錢不得著身方遷革倉卒朝廷止以乏軍興爲憂
百官俸給減削幾盡歲月所入大官不能贍百指而密公又
宗室之貧無以爲資者其落薄失次爲可見矣元光以後王
薨門禁緩文士稍遂款謁然亦不過三數人而止矣公資稟
簡重而至誠接物不知名爵爲何物少日師三川朱巨觀學

詩龍巖任君謀學書。真積之久。遂擅出藍之譽。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爲專門。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攷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不加詳也。名勝過門。明窗棗几。展玩圖籍。商畧品第。顧陸朱吳筆虛筆實之論。極幽渺。及論二王筆墨。推明草書。學究之說。窮高妙。而一言半辭。皆可紀錄。典衣置酒。或終日不聽客去。鑪薰茗椀。或橙蜜一杯。有承平時王家故態。使人愛之而不能忘也。字畫得於蘇黃之間。參禪於善西堂。名曰祖敬。自題寫真。有枯木宋灰亦自神應。緣來現。昨公身只緣苦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之句。舊制國公祭山陵。則佩虎符乘傳。號曰嚴祭。若上清儲祥宮。若太乙宮。五岳觀設醮。上方相藍。大道場。則國公代行香。公多豫焉。又有詩自戲。

云。借來羸馬鈍於牆。馬上官人病且佺。無用老臣還有用。一年三五度燒香。蓋寶錄云。公詩五卷。號如庵小藁者。汴梁賢書家有之。樂府云。夢到鳳皇臺上。山圍故國周遭。又云。咫尺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間。識者聞而悲之。子竊謂古今愛作詩者。特作晉人之自放酒耳。吟呀情性。留連光景。自當爲緩憂之一物。在公則又以之遯世無悶。獨力而不懼者也。使公得時行所學。以文武之材。當顯面正朝之任。長轡遠馭。何必減古人。顧與槁項黃馘之士爭一日之長於筆硯間哉。朝家疏近族。而倚疏屬。其敝乃至於此。可爲浩歎也。天興壬辰。曹王出質。公求見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公奏。聞李德雖議和。李德不苦諳練。恐不能辦大事者。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

沾句。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緩急則置於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我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公感疾。以其夏五月十有二日薨。春秋六十一。後二十有六年。此集再刻於大名。門下士河東人元某爲之引。

琴辨引

彥實。苗君。平陽人。童卯中。爲鄉先生喬孟州展君章所器。命其子河東按察轉運使宇德容。與同視席君章。文學深博。兼通音律。教彥實與德容琴事。初授指法。絛錢手背。以輕肆爲禁。至一聲不敢妄增損。彥實後以雅重見稱。有自來矣。弱冠應明經舉選。三赴庭試。至論知琴。亦與德容相後先。當熙宗守成之際。惟弄琴爲樂而已。琴工衛宗儒者。一日鼓琴不成聲。問之故。曰。山後苦寒。手拮据耳。卽賜之貂鼠帳。熾炭其前。

使鼓之。世宗好此藝。殊有父風。寢殿外設琴工幕次。鼓至夜分乃罷。嘗言。吾非好琴。人主心無所住。則營建征伐。田獵寵嬖。何所不有。吾以琴繫著吾心耳。一侍從鼓琴東宮。衣著華麗。上以輕浮。敕不得入宮。至顯宗。又妙於琴事者也。三十四年之間。此道大行。而彥實出於其時。近臣有薦於章廟者。因得待朝翰林。居京師未久而聲譽籍甚。至廢舉業不就。南渡後。日從楊趙游。閑閑嘗有詩推敬。故詩人止以高士目之。公藝既專。又漸於敦樸之化。習與性成。其分別古今操弄。孰雅孰鄭。猶數一二。而辨黑白也。常選古人所傳操弄百餘篇。有古意者。纂集之。將傳於世。爲危急存亡之秋。良未暇也。長子名某。字君瑞。嘗仕爲省郎。間居燕中。悼雅道之將廢。而先意之不究。將鐫木以傳。請子題端。且以卜當傳與否也。子謂君

瑞言。子第傳之。山谷有云。枯木嵌空微暗淡。古器雖在無古
絃。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爲聽之誰爲傳。東坡有云。琴裏若能
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漢大司空宋宏薦桓譚。文學可比
前世楊雄。劉向父子。光武拜爲議郎。帝每譙。輒令鼓琴。好其
繁聲。宏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
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願令輔國家以
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會
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
琴。譚見宏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宏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
以薦桓譚者。謂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
也。帝改容謝之。譚遂不得給事中。子竊謂南風手不可得。而
今世變陶詩者幾人。果如坡谷所言。唯當破此琴。爲烹鶴之

具耳。光武好繁聲。舉朝亦好之。乃有宋司空謂宋宏之後。遂
無宋宏。則彥實此書。何從出哉。夫八音與政通爲難。審音以
知政。居今而行古。又爲難。合是二難。始有此書。乃欲藏之名
山。以待其人乎。司空表聖取爲通論云。四海之廣。豈無賞音。
固應不待五百年耳。請以此爲之引。歲丁巳秋八月初吉。遺
山詩老引。

雙溪集序

燕中文士張顯卿趙昌齡爲予言。省寺賓客。集今中令詩。傳
於時。欲吾子爲作序引。其有意乎。予復之曰。詩與文同源而
別派。文固難。詩爲尤難。李長吉母以賀苦於詩。謂嘔出肝肺
乃已耳。又有論詩者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
中。一人兩人知。其可謂尤難矣。前世詩人。凡有所作。遇事輒

變化。別不一其體裁。乃欲與造物者爭柄。囚鎖怪異。破碎陣敵。陵轢波濤。穿穴險固者。尤未盡也。槁項黃馘。一節寒餓之士。以是物為顛門。有白首不能道。劉長卿一字者。青雲貴公子。乃咳唾嘖呻而得之。是可貴也。學道者。有神遇。有懸解。如以無礙辨才。游戲翰墨。龍拏虎擲。動心駭目。不可致詰。彼區區者。方纓冠被髮。流汗而追之。九萬里風斯在下矣。中令天資高於詩風。夙習。故落筆有過人者。不足訝也。近時燕中兩詩人。擅名一時。當其得意時。視北征南山。反有德色。然每見中令一詩出。必歡喜讚歎。失喜噎嘔曰。此長吉語也。義山語也。樊川集所無有也。而中令慊然。自以為不足。長轡遠馭。進進而不已。如欲踔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尚奚以序引為哉。顯卿昌齡為我謝中令君。朝議以四世五公待閣下。

天下大夫士。以太平宰輔望閣下。李文饒一品集。鄭亞有序。陸宣公奏議。蘇東坡有劄子大書特書。而屢書之。韓筆有例子。欲我敘雙溪小集而遂已乎。年月日。門下士河東元某題。

鳩水集引

德安鄭夢開。以所編宋君周臣鳩水集見示。云宋君以文章名海內。久矣。世以不見全集為恨。今欲鋟木流布。子厚於宋者。請為題端。某不敏。不足以知詩文正脈。嘗試妄論之。文章雖出於真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能卓然自立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學校養賢。俊逸所聚。名卿才大大為之宗匠。琢磨淬礪。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之。則士君子之所為也。以文言之。則鴻儒碩生之所出也。以人物言之。則公卿大臣之所由選也。不必皆鴻儒碩生公卿

李昇字致美子仲
略少子簡之

遺山先生集卷三十六
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經明行脩，蓋故家遺俗，然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簡之宗盟內翰濟川潞倅祐之父子王孟州大用之所沾，句住太學十年，讀書績文，動爲有用之學，使之得時行道，其所成就，顧豈出名卿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侯擁篲之敬，不動聲氣，酬酢臺務，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旣言之矣。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爲經綸之業，窮則爲載道之器，顧所遭何如耳！它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襍蘂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東元某引。

楊叔能小亨集引

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辛敬之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爲指歸，敬之舊有聲河南，叔能則未有知之者。

興定末，叔能與予會於京師，遂見禮部閑閑公及楊吏部之美，二公見其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嘖嘖稱歎不已。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關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內翰子駿皆以長詩贈別，閑閑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此日足可惜，頗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寶，景星丹鳳，承平時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客於楚，於漢，汚於燕趙魏齊魯之間，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窮亦極矣。叔能天資澹泊，寡於言笑，儉素自守，詩文似其爲人，其窮雖極，其以詩爲業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爲指歸者，亦不變也。今年其所撰小亨集成，其子復見予鎮州，以集引爲請，予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之淡，故似有所得，嘗試妄論之。詩與文，特言語之別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咏情性之謂詩，其

為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絕出於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方冊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為胡成，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樸雖小，天下莫敢臣。較之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題句讀不同而已。故由心而誠，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為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發乎邇，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無它道也。故曰：不誠無物。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心口別為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來，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焉耳。其欲動天地，感神鬼，難矣。其是之謂本。唐人之詩，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憔悴，寒飢困憊，一寓於詩，而其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者，

是其所謂吟咏性情者也

故在也。至於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不能自揜，責之愈淡，其旨愈婉，怨之愈淡，其辭愈緩，優柔饜飶，使人涵泳於先王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為指歸也。初子學詩，以十數條自警云：無怨對，無謔浪，無驚狠，無崖異，無狡詐，無欺阿，無傳會，無籠絡，無銜鬻，無矯飾，無為全白辨，無為賢聖癩，無為妾婦妒，無為讎敵謗傷，無為聾俗閏傳，無為瞽師皮相，無為黥卒醉橫，無為黥兒白捻，無為田舍翁木強，無為法家醜詆，無為牙郎轉販，無為市倡怨恩，無為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為邨夫子兔園策，無為筭沙僧困義學，無為稠梗治禁詞，無為天地一我今古一我，無為薄惡所移，無為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子詩其庶幾乎。惟其守之不固，竟為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謂小亨集者，祇以增媿汗耳。子既

以如上語爲集引。又申之以種松之詩。因爲復言。歸而語乃翁。吾老矣。自爲瓠壺之日久矣。非夫子亦何以發予之狂言。已酉秋八月初吉。河東元某序。

新軒樂府引

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爲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概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特猝爲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弦。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遊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不得不然之爲工。

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咏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近歲新軒張勝子亦東坡發之者。與新軒三世遼宰相家。從少日滑稽玩世。兩坡二棗。所謂入其室而啖其炙者。故多喜而諱之之辭。及隨計兩都。作霸諸彥。時命不偶。口得補掾中臺時。南狩已久。日薄西山。民風國勢。有可爲太息而流涕者。故又多憤而吐之之辭。子與新軒臭味既同。而相得甚歡。或別之久而去之遠。取其歌詞讀之。未嘗不灑然而笑。慨焉以嘆。沈思而遠望。鬱搖而行歌。以爲玉川子。嘗孟諫議貢餘新茶。至四盃發。輕汗時。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真有此理。退之聽穎師彈琴云。詭詭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忽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吾恐穎師不

足以當之。予既以此論新軒，因說向屋梁子。屋梁子不悅曰：麟角蘭畹，尊前花間等集，傳播里巷。子婦母女交口教授，淫言媒語，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與之俱化。浮屠家謂筆墨勸淫，當下犁舌之獄。自知是巧，不知是業。陳後山追悔少作，至以語業命題。吾子不知耶？離騷之悲，回風惜往日，評者且以露才揚已，怨懟沈江少之。若孤憤四愁，七哀九悼，絕命之辭，窮愁志自憐賦，使樂天知命者見之，又當置之何地耶？治亂時也，遇不遇命也，衡門之下，自有成樂，而長歌之哀，甚於痛哭。安知憤而吐之者，非呼天稱屈耶？世方以此病吾子，子又以及新軒，其何以自解？予謂屋梁子言，子頗記謝東山對右軍哀樂語乎？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但恐兒輩覺損此歡樂趣耳。東山似不應道此語，果使兒輩覺，老子樂趣遂少。

減耶。君且道如詩仙王南雲所說大美年賣珠樓前風物，彼打硬頭陀與長三者三禮，何嘗夢見在。歲甲寅十月望日，河東元某題。

逃空絲竹集引

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高處往往不減唐人。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謂陵巖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厥辟陣敵者，皆畧有之。然長源失在無穰，茹知幾病在少持擇。詩家亦以此爲恨。仲梁材地有餘，而持擇功夫勝其餘，或亦有不逮。二子者，絕長補短，大概一流人也。今二子亾矣，仲梁氣銳而筆健，業專而心精，極他日所至，當於古人中求之，不特如退之之於李元賓也。河東人元某書。

